宋元學案二

安定　泰山

D4-13
485
2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

史 28 2

門 13

安定學案表

胡瑗 高平講友

程頤 別爲伊川學案

范純祐

范純仁 並見高平學案

徐積

江端禮

馬存

呂希哲 別爲榮陽學案

呂希純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錢公輔

孫覺

邢居實

李昭玘

附弟覽

支那所有物

滕元發
顧臨
汪澥 別見荊公新學畧
徐中行 子庭鎬 會孫日升 鄭伯熊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子庭槐
子庭蘭
劉彝 子淮夫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鄒夔
鄒棐 弟括

傳楫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錢藻
苗授
歐陽發 別見廬陵學案
朱臨 子服
翁仲通 子彥約
子彥深
子彥國

杜汝霖 孫陵 會孫旟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會孫旃 別見
會孫斿 別見

莫君陳——子厚——孫伯虛

張堅

祝常

管師復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管師常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盧秉

林晟——子玉勝——孫俊民

滄洲諸儒學案

曾孫旌

曾孫旖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游烈

徐唐 附師吳果

子用

孫朝价

饒子儀 別見泰山學案

陳舜俞

周穎

翁升

江致一

陳敏

盛僑
倪天隱——彭汝礪
吳孜
張巨 別見廬陵學案
田述古——呂好問
呂切問 並見滎陽學案
潘及甫
莫表深
陳高
陳貽範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安燾

朱光庭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
趙君錫 別見高平學案
節孝同調
私淑 羅適
附師朱絳

吳儆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以下安定續傳
汪深 別見象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一　四
孫復別爲泰山學案
石介別見泰山學案
阮逸
並安定學侶
陳襄別爲古靈四先生學案
楊適別見士劉諸儒學案
並安定同調

宋元學案卷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黃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修定

安定學案

祖望謹案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爲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爲然安定沈潛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稟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也安定似較泰山爲更醇小程子入太學安定方居師席一見異之講堂之所得不已盛哉述安定學案梓材案全氏序錄本爲緒茲復分列各學案之端俾學者得見每卷要領猶周易序卦傳本十翼之一後之說易者往往分列各卦也

高平講友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皐人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卽以聖賢自期許鄰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此子乃偉器非常兒也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卽投之澗中不復展恐擾心也以經術教授吳中范文正愛而敬之聘爲蘇州教授諸子從學焉景祐初更定雅樂文正薦先生以白衣對崇政殿授試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歷保寧節度推官滕宗諒知湖州聘爲教授先生倡明正學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敬如父兄其教人之法科條纖悉具備立經義治事二齋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禦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歷以明數是也凡教授二十餘年慶歷中天子詔下蘇湖取其法著爲令于太學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尋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先生與阮逸同太常官議于祕閣遂興作樂事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袋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專管句太學四方之士歸之至庠序不能容列拒軍居以廣之旣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弟子祖帳百里不絕時以爲榮年六十七謚文昭詔賻其家所著有易書中庸義

景祐樂議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安定易傳十卷又案四庫書目采錄周易口義十二卷洪範口義二卷餘書佚

學者稱爲安定先生是時禮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而修飾之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先生弟子也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往從之稱爲高弟後熙寧二年神宗問曰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對曰臣師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中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閒尤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于蘇湖終于太學出

其門者無慮數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非安石比也帝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爲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達用之學教于四方之民者殆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于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也帝悅明嘉靖中從祀孔廟稱先儒胡子

百家謹案先生在太學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先生得伊川作大奇之卽請相見處以學職知契獨深伊川之敬禮先生亦至于濂溪雖嘗從學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稱也又嘗語人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一望可知又嘗言安定先生之門人

往往知稽古愛民矣于從政乎何有

論語說

友者輔仁之任不可以非其人故仲尼嘗曰吾死商也日進賜也日退商好與勝己者處賜好與不如己者處也 無友不如己者

非止聞夫子之道凡聞人之善言善行皆如是 子路唯恐有聞

命者稟之于天性者命之在我在我者修之稟于天者順之愚魯辟喭皆道其所短而使修之者也 愚魯辟喭

公叔文子與大夫僎同升諸公孔子曰可以爲文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謂之竊位由此觀之君子以薦賢爲己任 臧文仲竊位

子貢之言甚而言之也孔子固學于人而後爲孔子 子貢言夫子不可及

慈溪黃氏曰子貢闢毀孔子者故極言之安定恐後學待孔子太高而自絕于不可學故又爲之說如此

冉求有爲政之才故曰可使爲宰及其聚斂不合正道故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如美管仲之功則曰如其仁如其仁至于鄙管仲之僭則曰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孔子稱冉求可使爲宰又鄙爲小子

古之取人以德不取其有言言與德兩得之今之人兩失之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取以一時之能而不責以平生之行 孔子見互鄉童子

春秋說

不書王師敗績于鄭王者無敵于天下書戰則王者可敵書敗則諸侯得禦故言伐而不言敗茅戎書敗者王師非王親兵致討取敗而書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蔡季者蔡桓侯之弟弟季當立歸者善辭也時多弒奪明季無惡字者諸侯之弟例書字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

諸侯伐衛以納朔天子不先救朔卒爲諸侯所納天子威命盡矣先師謂猶愈乎不救書王人子突之救以王法尚行于此也勢既已去烏能必勝哉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

八月弒君十月出奔臣子不討賊可知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

婦人從夫者也公親迎于齊夫人不從公而至失婦道也大夫宗婦者同宗大夫之婦非謂大夫與宗婦也覿者見夫人也用幣者爲贄不過榛栗棗脩今婦人而用男子之贄莊公以誇侈失禮也莊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

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襄三十年宋伯姬卒

生則書王明實爲嗣死乃稱子正未踰年未成天子之至尊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卒

附錄

先生世居安定流寓陵州父訥爲寧海節度推官隨任生于泰州寧海鄉先生故址也人稱之爲安定先生溯其源也

先生在太學其初人未信服使其徒之已仕者盛備顧臨輩分置執事又令孫覺說孟子中都士人稍稍從遊日升堂講易音

韻高朗旨意明白眾皆大服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爲胡氏口義

先生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于宵善堂合雅樂歌詩至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樂琴瑟之聲徹于外

先生嘗召對例須就閤門習儀先生曰吾平生所讀書卽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爲閤門奏上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乃大稱旨上謂左右曰胡瑗進退周旋皆合古禮

先生初爲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遂推誠教育多士亦甄別人物故好尙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尙節義者使之以類羣居講習先生亦時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爲可否之或卽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人皆樂從而有成效朝廷名臣往往皆先生之徒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番禺大商子一條移爲其人立傳于後

徐積初見先生頭容少偏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蘇湖特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是不敢有邪心

神宗題贊先生像曰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蘇湖之中師任而尊如泰山屹峙于諸峰法嚴而信如四時迭運于無窮辟居太學動四方欣慕不遠千里而翕從召入天章輔先帝日侍啟沃萬言而納忠經義治事以適士用議禮定樂以迪載仰誰不思公誠斯文之模範爲後世之欽崇

其孫滌曰先祖治家甚嚴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

朔不許歸寧有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陳右司曰胡先生在邇英專以損上益下損下益上爲說補

晁公武曰安定易解甚詳蓋門人倪天隱所纂故序首稱先生曰補

又曰漸卦鴻漸于陸先生有取于范諤昌易墜簡之說補

又曰程正叔解頗與翼之相類補

薛艮齋與朱晦翁書曰教以安定之傳蓋不出于章句誦說校之近世高明自得之學其效遠不相逮要終而論眞確實語也某何足以知此蒙誨之及故敢言之子路何必讀書孔子惡其佞子夏必謂之學不可謂不知言二者豈無說耶昧者蓋少思之嘗謂翼之先生所以教人得于古之灑掃應對進退知其說者徐仲車耳餘子類能有立于世是皆舉其一端介甫詩以宰相期之特窺其餘緒耳成人成己衆人未足以知之且君子道無精粗無小大是故致廣大者必盡精微極高明者必道中庸滯于一方要爲徒法徒善漢儒之陋則有所謂章句家法異端之教則有所謂不立文字稽于政在方策人存乃舉禮儀威儀待人以行智者觀之不待辯而章矣

梓材謹案此條自梨洲原本所錄艮齋浪語集移入

陳直齋曰王晦叔問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耳要之三家于

象數埽除畧盡非特如所云互體也補

黃東發曰先生明體用之學師道之立自先生始然其始讀書泰山十年不歸及既教授夙夜勤瘁二十餘年人始信服立己立人之難如此

百家謹案先生之學實與孫明復開伊洛之先且同學始終友善其云先生在太學與明復避不相見此邵氏後錄之謬正與主癩疽寺人之談同也

安定學侶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別爲泰山學案

直講石徂徠先生介別見泰山學案

屯田阮先生逸

阮逸字天隱建陽人天聖進士官太常丞皇祐中與安定同典樂事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著有易筌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先生與安定同典樂事相與論樂以爲安定學侶可也餘姚翁氏注深寧困學紀聞云安定先生門人未知所本

安定同調

忠文陳古靈先生襄別爲古靈四先生學案

助教楊大隱先生適別見士劉諸儒學案

安定門人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別爲伊川學案

主簿范天成先生純祐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並見高平學案

節孝徐仲車先生積

徐積字仲車山陽人三歲而孤事母至孝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從安定學惡衣服不恥應舉入都載母以從比登第同年共致百金爲壽卻之神宗朝數召對以耳疾不能至元祐年除揚州司戶參軍母歿廬墓三年雪夜伏側哭不絕聲時甘露降木成連理廷臣薦其孝廉爲楚州教授徽宗初改宣德郎年七十六梓材案原本此下有東坡志林一段今以其不類傳文移爲附錄于後政和六年賜謚節孝有文集三十一卷雲濠案先生別有節孝語錄宋入四庫

荀子辯

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制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于理合于道也

辯曰荀子非也且人之性既惡矣又惡知惡之可矯而善之可爲也矯性之矯如矯木之矯則是杞柳爲桮棬之類也何異于告子哉弗思而已矣余以爲禮義者所以充其未足之善法制者矯其已習之惡

荀子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

辯曰若如此論則是上之教可廢而下之學可棄也又烏用禮義爲哉余以爲天能命人之性而不能就人之性唯人能就其性如此則與孔子之意合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荀子曰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可以見之明不離目

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辯曰奚物而不可學也赤子之性也不匍匐矣既匍匐也不能行必須左右扶持猶曰姑徐徐云爾然而卒能之楚之秦之天下者其故何哉蓋曰學而已也至于耳目則何獨不然其始也目不能視矣耳不能聽矣然而明可以察秋毫之末聰可以辯五聲之和卒能如此者其故何哉亦曰學而已也夫奚物而不可學耶

百家謹案正唯耳目之有聰明故聖人因明繼以規矩以爲方員平直因聰繼以六律以正五音而有視聽之學正惟性之善聖人制爲禮義法度而有復性之學

荀子曰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人之情性也

也今人飢見長者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父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不辭讓矣辭讓則悖于情性矣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僞也

辯曰夫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情之常也雖聖人亦不免矣至于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父弟之代此二行皆出于其性也何反于性而悖于情哉有是性即有是行也無是性即無是行也烏有性惡而能爲孝弟哉弗思而已矣

百家謹案飽煖安逸固人性情然已既飽煖安逸而見父

兄之飢勞試問此時之爲子弟者亦不知其心能安否夫欲飽煖安逸人之情也其不安于父兄飢勞之心性之善也讓代其父兄順乎性之善也

荀子曰凡禮義者是生于聖人之僞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合土而生瓦然則瓦生于陶人之僞非故生于人之性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生于工人之僞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辯曰夫欲行其實者必先正其名名正則教行矣禮義之僞與作僞之僞有以異乎其無以異乎在人者必皆謂之僞則何事而不言僞言性惡者將以貴禮義也今乃以禮義而加之僞名則是欲貴之而反賤之也奚不曰陶人因土而生瓦工人因木而生器聖人因人而生禮義也何必曰僞

百家謹案荀子固不識性實由乎不識禮義也夫性卽土也而禮義非瓦也性卽木也而禮義非器也況性不可以土木喻哉夫性果何物也卽此心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仁義禮智之理也而此心不能不應萬事于是聖人取此心恭敬之性而爲經曲之禮羞惡之性而爲咸宜之義是禮與義卽性也云順其性而爲禮義者幷多此順與爲字至若土與木曷嘗有瓦與器來而以之相擬乎由先生之辯不足以折荀子也

荀子曰薄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不及于外用此

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

辯曰荀子過甚矣何不顧孟子之意也孟子以仁義禮智謂之四端夫端亦微矣其謂仁者豈遂足用爲仁哉其謂義者豈遂足用爲義哉是在其養而大之也此所謂薄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以其不足于中而必求于外也安得曰富而不願貴而不願勢苟有中而不求于外邪故人之欲爲善以其善之未足也而有可充之資可爲之質也何必待性惡而後爲善哉性惡而爲善譬如搏水上山善而爲善如水之流而就溼也火之始燃而燥也豈不順也

百家謹案天下未有無其物而可强爲者卽如荀子言合土生瓦斷木生器亦必有是土木而後可生瓦器豈無是土木而陶人工人强生瓦器乎且荀子云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不知如果性惡安有欲爲善之心乎卽此有欲爲之心已足驗人心之善矣先生云何不顧孟子之意似迂彼既主張性惡豈顧孟子哉

荀子曰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

辯曰一陰一陽天地之常道也男有室女有歸人倫之常道也君必有民民必有君所以爲天下也不然何以爲天下聖王之興豈爲性惡而已哉故性善得聖王則愈治得禮義則愈興安得曰去聖王息禮義性善而得禮義如物萌而得膏雨也勃然矣有何不可哉

荀子曰凡人之性堯舜之與桀跖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

一也

辯曰天下之性惡而已堯舜桀跖亦惡而已是自生民以來未嘗有一人性善也未嘗有一人性善其禮義曷從而有哉其所謂聖人者曷從而爲聖人哉

荀子曰堯問于舜人情何如舜對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祿盈而忠衰于君

辯曰荀子載堯舜之言則吾不知也至于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則是妻子未具而嘗有孝矣嗜欲得而信衰于友則是嗜欲未得而嘗有信矣爵祿盈而忠衰于君則是爵祿未盈而嘗有忠矣則是天下之性未嘗無孝未嘗無信未嘗無忠而人之性果善矣其所以不善者外物害之也學荀子者以吾言爲何如

百家謹案荀子之學與告子極相似而有辨陶人合土以生瓦工人斲木以生器此杞柳桮棬之說也禮義爲僞此義外之說也以性爲惡即食色爲性生之謂性也但告子之以杞柳喻性桮棬喻義者以爲人生所有之本質惟此知覺而知覺無禮義也欲得理于我必須向天地萬物上求之使與我之知覺合而爲一而後爲作聖之功而不知此知覺之遂感而通不失其宜者即禮義也然告子之東流西流亦只言性無善惡須復求理于外而荀子則直以人欲橫流者爲性竟云性惡反禮義爲矯性之僞物矣嗟乎性道難言也孔子明言求諸己孟子明言性善萬物皆備程子明言性即理也朱子明言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

萬事彼告子荀子以禮義爲外人皆知爲異端猶可言也欲明爲儒者不識吾性之卽爲禮義猶信焉欲以浴門乞火爲祕旨凡有反求諸己者卽便妄詆之爲禪不可言也

辯習

性善乎曰善也以善性而習有善惡者何也物誘于外而欲攻于內也好惡之不正而邪情奸于其閒也養之而弗充則性之弗固也況未嘗一日而養之乎能自養者鮮矣于是有君師之教禮義之化也所以養其性長其善而正其習也習不正則惡矣惡不已則其性汨而謂性之不善是何異于害其苗而謂苗之不長也人亦知夫苗乎物之有苗也苟無外物之害則苗無不長矣苗之槁者外物害之也是故善養苗者必去其害苗者去莠惡其害苗也善養性者必去其害性者去惡惡其害性也然則性者善也習有善與惡也習久不變然後善惡定也卒而爲君子卒而爲小人皆所以取之道也是故習不可不愼也善習者雖瞽矇爲父亦舍父而習他矣性則善也習有善與惡也是故習不可不愼也

語錄

先生言人當先養其氣氣完則精神全其爲文則剛而敏治事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氣班固之文可謂新美然體格和順不若太史公之嚴近世孫明復及石徂徠之文雖不若歐陽之豐富新美然自嚴毅可畏

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則事無乖逆而下不能爲奸必欲和莫

若分過而不掠美

欲求聖人之道必于其變所謂變者何也蓋盡中道者聖人也而中道不足以盡聖人故必觀于變蓋變則縱橫反覆不主故常而皆合道非賢人之所能故孔子曰未可與權孟子惡其執一也

治詩者必論其大體其章句細碎不足道也且詩何必分二南爲國風而雅有大小又有頌也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二南言文王之化正于閨房衽席之閒以至乎人化之蓋風爲治家之始而小雅者治國政之始大雅者治天下之始頌者成功之始是謂四始也

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學者則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其無責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棄于淺陋之學也

楊子稱孟子之不動心曰貧賤富貴不能動其心大非也夫古之山林長往之士豈不能以貧賤富貴不動其心而世之匹夫之勇者豈非所以死生不動其心也如此則孟子之不動心乃常人爾蓋孟子充養之至萬物皆備于我而萬變悉昭于胸中故雖以齊國卿相之重位亦不動心思之經營而可治以其養之至也

志氣之帥氣體之充此言精微學者宜思之蓋以謂志則在心而心爲有知有知則所好亦有節而所惡不過分縱過而踰節亦知自反也若氣則冥然無知特可以充養四體縱之而不已

則喜怒爲氣之所使必至于過分踰節矣此小人之事也若君子則學而能正能誠所以志能帥氣而喜怒不過唯小人爲氣所鼓方其喜怒之際不知形色之變至于不聞人之聲音不覺己之忤物或至于殺人殺身者皆爲氣之所使而不能帥氣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者可不知此乎

百家謹案志與氣原非二物志卽氣之精明者是也持志無暴並無兩橛工夫故孟子止言養氣而持志在其中矣先遺獻曰若離氣而言持志未免捉虛空矣所以古人說九容只是無暴其氣無暴其氣志焉有不在者乎

安定說中庸始于情性蓋情有正與不正若欲亦有正與不正德有凶有吉道有君子有小人也若天地之情可見聖人之情見乎辭豈得爲情之不正乎若我欲仁斯仁至矣豈爲不正之欲乎故以凡言情爲不正者非也言聖人無情者又非也聖人豈若土木哉强哉矯蓋矯者强之甚大木之曲者性也能矯而爲正豈不强乎

百家謹案離情無所爲性但觀此情恰好不恰好耳存諸中而自然發諸外而中節氣血卽是義理子劉子所謂中和皆是性也若無主宰中存肆欲妄行則小人之無忌憚矣凡人生有情情之正者卽性也性從情中看出彼釋氏之情不附物是無情也非聖人之道也先生言聖人非無情甚是但解强哉矯謂矯性之曲而正之則非夫所謂强哉矯者乃矯乎流俗也若性之生也直奚待矯哉先生辯

荀恐未免仍蹈乎荀之說也

道自道也者且以道路之道言之凡窮天下周八極人跡所及皆可至焉則道豈不六通四闢乎然有徑有支皆道也故必在人之所擇而行之

訓學者文

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爲君子

附錄

先生三歲而孤晨昏匍匐牀下求其父甚哀太夫人使讀孝經輒流涕不能止是時太夫人攜于陝右外家事母篤孝一日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裹幞頭服公裳晨省其母外氏諸婦大笑之先生彌恪久而亦不復笑也先生嘗曰吾之持敬自此始也又一日爲母置膳先過一賣肉家將買之遂向市中買他物而歸途有便道稍近且亦有賣肉家將買之因自念吾已有所許而忽他之將無欺其初心乎卒迂道就故所賣肉家先生嘗曰吾之行信自此始也

既冠徒步從安定先生學安定門下踰千人以別室處之遣婢視飲食澣濯盛寒惟衲裘以米投漿穫日中數塊而已安定使其徒餽之食不受將還受一飯而行曰先生之命不可終違常

曰吾于安定之門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違也

二叔父議析居先生涕泣止之不可于是請其叔父取所欲餘書十篋敝屋數間而已其叔沒家替先生事叔母如母送死無不備事母謹嚴非有大故不去側日具太夫人所嗜皆手自調味爲兒嬉或謳歌以悅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奉養充美無須臾不快也

太夫人之喪廬墓三年雪夜號伏呼問太夫人寒否如平生因委頓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翰林呂溱嘗造墓知狀垂涕曰想見鬼神幽明不隔鄉里瞻仰先生如神有爭訟必就決不復造有司每歲甘露降于墳域必逾月墓左有杏兩枝連合至孝感應如此

先生畜犬孳生至數十不以與人或問之曰吾不忍其母子相離也

雲濠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崇敎孝女事見徐節孝集亦見呂縉卿叔夏集莊綽雞肋編采之庶是淮陰節婦

東坡志林曰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聵甚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呂紫微童蒙訓曰徐仲車敎門人多于空中書一正字且云于安定處得此一字用不盡補

汪玉山書節孝行狀後曰節孝先生嘗語東坡曰有功者多矣而獨稱大禹者以其不矜不伐也有才者多矣而獨稱周公者

以其不驕不吝也蘇公受而書之策又嘗語魯直曰爲政慮不厭熟則寡過睦寮友則事舉魯直謝曰立參于前坐倚于衡何日忘之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師氏三德朱子曰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温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趙無媿徐仲車之徒以之補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待制呂先生希純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諫院錢先生公輔

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少從學于安定中進士甲科歷知制誥英宗立陳治平十議又作帝問一篇上之王疇爲翰林學士未久擢副樞密先生謂其望淺不草制謫滁州團練使起知廣德軍神宗立歷知諫院宰相富鄭公弼謂曰上求治如饑渴正賴君輩同心以濟答曰朝廷所爲是天下誰敢不從所爲非公輔欲同之不可得已王安石雖與之善既得志主薛向更鹽法出滕甫于鄭州先生數于帝前言向當黜甫不當去拂安石意罷諫職出知江寧府帝欲召還安石沮之徙揚州以病乞祠改提舉崇福觀卒年五十二

龍學孫先生覺　附弟覽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安定遊安定之門弟子數千別其老成者爲經社先生年最少儼居其間衆皆推服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督民捕蝗先生言民方艱食若以米易之是

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于諸縣嘉祐中進館閣校勘神
宗擢至右正言帝將大革積弊先生言革而當其悔乃亡帝稱
善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先生曰堯以知人爲難終享其易願
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于小功近利則王道可成矣帝語以欲
用陳升之而罷邵亢先生卽奏如所言帝以爲希旨奪官兩級
先生連章丐去云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
金貶秩猶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徙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諫
院同修起居注審官院王安石早與先生善驟引用之將援以
爲新法助而先生與異議安石怒因遣行視畿縣散常平錢利
病先生疏言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望賜寢罷由是
出知廣德軍歷知蘇州徙福州連徙亳揚徐州知應天府入爲
太常少卿祕書少監哲宗立累遷御史中丞龍圖閣學士年六
十三紹聖中以元祐黨奪官徽宗初復之所著有文集奏議春
秋傳雲濠案謝山學案劉記有孫莘老易傳弟覽字傳師亦歷官龍學知太原城
葭蘆策勳加樞密直學士忤時相遭貶

百家謹案先生之春秋經解多主穀梁之說而參以左氏
公羊及漢唐諸家之說義有未安者則補以所聞于安定
及己之獨悟晁公武稱其議論最精誠哉斯言初王介甫
頗與先生交好三經義外原欲解春秋以行天下見先生
之解其始由于忮刻而終之以無忌憚先生既與介甫異議
連遭貶斥不以介意介甫退居鍾山先生遠訪道舊迨其

死又誄之嗟乎學問之德量不同如此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豪本于古靈弟子以先生爲第一是先生又在陳氏之門

附錄

游定夫曰莘老少而好易以是行己亦以是立朝或進或退或語或默或從或違皆占于易而後行

章敏滕先生元發

滕元發字達道初名甫東陽人也范文正公之甥從安定學安定門人以千計先生之文常爲首以進士第三授評事通判湖州孫沔方守杭一見奇之曰名臣也他日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累遷戶部判官英宗召對書其姓名于禁中而未及用也神宗卽位方求非常之士而進之先生入見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耳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對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進知制誥累遷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先生性疏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亦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以問先生或中夜降手詔使者匆午先生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行新法恐先生撓之而帝信之乃阻之且造謗焉帝雖眷先生然竟以是出知鄆州徙齊州再徙鄧州帝眷尙未衰先生之妻黨有犯大不道者小人遂乘之下石竟欲殺之帝知其無罪但落職貶筠州相傳尙有後命先

生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焉乃上書自訟曰
樂羊無功謗書盈篋卽墨何罪毀言日聞帝覽之釋然詔知湖
州先生去國旣久而乃心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
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詔求直言先
生疏曰但取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悉罷民氣和天意解矣
哲宗立徙眞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論者以爲果賢將也
晉龍圖閣學士右光祿大夫卒謚章敏安定先生之亡公累劄
俸以賵其子及爲湖州祭其墓哭之慟修

學士顧先生臨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學于安定通經學長于訓詁皇祐中舉說
書科爲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神宗以先生喜論
兵詔編武經要略且召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爲本動靜之機安
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
議事忤執政罷歸改同判武學累遷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元
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
使學士蘇文忠軾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宜留左右以補闕
遺諫議大夫梁燾亦言都漕之職在外豈其無人在朝如臨者
恐不易得皆不報先生至部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以給事中
召還歷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府轉運使郭茂恂徇
時宰意劾先生奪職知歙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卒年七十
二徽宗立追復之

司成汪先生澥別見祕公新學略

隱君徐八行先生中行

徐中行字德臣臨海人常遊京師范忠宣公賢之薦于司馬文正公謂斯人神清氣和他日不爲國器必爲儒宗因福唐劉執中得執經于安定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遠近來學者肩摩袂屬其爲教必自灑掃應對格物致知達于治國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誾又以八行薦一日去之黃巖會親友盡燬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陳忠肅瓘謫台定交相善謂與山陽節孝徐積齊名稱爲八行先生

知州劉先生彝

劉彝字執中閩縣人從安定學安定稱其善治水凡所立綱紀規式力居多焉第進士爲邵武尉調高郵簿移朐山令邑人紀其事目曰治範熙寧初爲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非便罷神宗擇水官除都水丞爲兩浙轉運判官知處州著正俗方訓斥尚鬼之俗易巫爲醫加直史館代沈起知桂州時王安石用事求邊功起以平蠻自任不聽交人互市交人疑懼先生代起值交阯率衆內犯連陷欽廉邕數州貶爲民元祐初復以都水丞召道卒著有七經中義洪範解古禮經傳續通解明善居易二集子淮夫累官朝散大夫以孝弟稱有賢行

祖望謹案東萊先生有云執中始抗荆公既而爲之用宋史遂與沈起沈括同傳是其晚節爲可惜也

學士錢先生藻

錢藻字醇老吳越王元瓘之子儼入朝爲昭化節度守和州生昭慈昭慈生順之先生其子也（雲濠案先生家蘇州）舉說書進士又舉賢良方正英宗時爲祕閣校理三上書請慈聖光獻太后歸政天子熙寧中累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以慈恕簡靜爲本不求智名以希世寵遷翰林侍讀學士元豐五年卒先生刻勵爲學于書無不究極其見于文詞閎放雋偉名動一時爲人清謹寡過拘守繩墨立朝無矯亢亦不雷同處勢利澹如也神宗嘗問安定之學幷門人于劉彝首稱先生之淵篤神宗素知其賢且貧賜錢五十萬贍太中大夫

莊敏苗先生授

苗授字受之上黨人父京嘗守麟州以抗趙元昊先生少受學于安定以父任爲三班奉職後從王韶取鎮洮累立戰功官果州團練使遷至容州觀察使侍衛親軍副都指麾使進威武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麾使徙鎮保康知潞州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莊敏先生平居恂恂遇事則持議不苟合云（參史傳）

大理歐陽先生發（別見廬陵學案）

著作朱先生臨（附子服）

朱臨字正夫浦江人其先家吳興先生從安定授春秋安定著

春秋辭要惟先生所得爲精晚年好唐陸淳之學謂孔子沒子
有餘年說春秋者無出淳書之右以呂申公薦入官歷光祿寺
丞乞歸以著作佐郎致仕守臣徐仲謀築亭列詔書褒語以表
揚之所著春秋說二百餘篇子服字行中熙寧進士元豐中爲
御史章惇欲見而用之不可尋劾之紹聖初累官禮部侍郎知
廬州以與東坡善被謫安置興國修

開府翁先生仲通

翁仲通字濟可崇安人幼時賦竹杖詩先輩劉滋深獎之後師
安定長于春秋舉進士調山陰尉遷武平令僉書興化軍復令
黃巖所至興築陂湖控遏盜賊武平陋不知學先生建學教之
在黃巖聽民輸錢代米民免流殍以親不逮養致仕累贈銀青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子彥約彥深彥國

杜蘭陵先生汝霖

杜汝霖字仁翁蘭溪人受業安定之門六經皆通尤邃于易學
者宗師之李公擇常敬仰稱道不置至會孫旃字伯高兄弟皆
世家善古文

進士莫先生君陳附子厚

莫君陳字和中歸安人少從安定學篤志力行不樂仕第嘉祐
進士不赴調熙寧中新置大法科先生中首選甚爲荊公所器
重御家嚴整無大小對之如神明子厚知元嘉惠愛及民民立
祠祀之孫伯虛知常州修

庶官張八行先生堅

張堅字適道諸暨人家貧篤學力以聖賢自任聞安定教授蘇湖負笈徒步往從之旦夕研味至忘寢食不期年盡得六經之奥辭歸鄉里開門授徒從遊者甚衆每語諸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自信得過則精一之傳在我後以入行舉得官尋改京秩貧不能自給嘯吟自若當時稱爲醇儒

殿丞祝先生常

祝常字履中常山人從安定學操履端毅未嘗以辭色借人登進士第王安石深器之時有詔解三經義先生屢出正義反覆辯難之遂忤安石出令平陽終殿中丞著有蓬山類苑元浩正謨諸論及清高集

隱君管臥雲先生師復

助教管先生師常並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龍學盧先生秉

盧秉字仲甫德清人光祿卿革之子未冠有俊譽嘗謁蔣希魯堂坐池亭希魯曰池沼粗適恨林木未就耳先生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希魯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爲佳器中進士甲科累遷制置發運副使加集賢殿修撰知渭州擊夏會有功遷龍圖閣直學士元祐中知荆南劉元城論之降待制提舉洞霄宮卒著有文集參史傳

文學林先生晟附子玉勝用孫俊民朝价

林晟字美中福清人倜儻世孫弱冠有文名從遊安定之門元

祐選文學假官副館閣校對御前書籍先生與焉子玉勝尚幼問難亹亹能助先生校勘事館中目爲濟南生次子用以薦假承事郎甫銓注蔡攸提舉祕書省薦以校勘力辭攸託其戚龍圖許份訪之乃佯狂歸隱于巖山與諸子講學論道所著有經濟要覽玉勝二子俊民朝佾俱以明經聞人稱林氏之世學

職方游先生烈

游烈字晉老邵武人素以孝節稱從安定學官至職方員外郎邵人之經學實先生始之

徵君徐先生唐附師吳果

徐唐字守忠寧化人未冠受春秋于鄉先生吳果不兩月誦析如流縣令奇之俾受業于盱江李覯盱江曰胡先生講春秋于上庠子盍造焉于是負笈京師質疑問難肴洽羣經諸子屈服遂見知于歐陽文忠薦之神宗召見講易嘉祐三年奔母喪廬墓不出

饒凌雲先生子儀別見泰山學案

縣令陳先生舜俞

陳舜俞字令舉嘉興人雲濠案先生世居烏程　强記博學從安定遊舉進士嘉祐中制科第一熙寧初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會青苗法行不奉令上疏自劾責監南康軍酒稅在貶所日與太傅劉凝之梓材案劉凝之爲頴上令棄官此稱太傅未詳跨雙犢窮泉石之勝自號白牛居士鄉人名其所居曰白牛鎮青風里詩畫皆傳于世雲濠案先生少學于安定長師歐陽文忠而友司馬溫公著有廬山記□卷都官集三十卷今存永樂大典本十四卷

校書周正介先生穎

周穎字伯堅江山人從學安定以行義稱與趙清獻抃交清獻爲諫官先生移書曰當公心以事君平心以待物無以難行事强人主無以私喜怒壞賢士大夫清獻以書進神宗喜欲用之不果熙寧初詔舉節行材識守胡瑗以名薦召賜進士第授校書郎王安石問新法何如對曰歌謠甚盛安石喜叩其辭先生高誦曰市易青苗一路蕭條安石不樂出宰樂清先生氣岸雄豪行事似張公乖崖門人私謚正介有正介先生集

庶官翁南仲先生升

翁升字南仲慈溪人從安定受易第元豐進士出仕以廉謹稱元符中上書言事切中時病用事者方以黨禁錮賢士大夫籍

先生于初等自是沈于選調

謝山湻熙四先生祠堂碑文曰吾鄉遠在海隅隋唐以前儒林闕畧有宋奎婁告瑞大儒之教徧天下吾鄉翁南仲始從胡安定遊高抑崇趙庶民童持之從楊文靖遊沈公權從焦公路遊四明之得登學錄者自此日多

承信江石室先生致一

江致一字得之休寧人從遊安定之門宣和鄉舉首選靖康中伏闕上書乞斬蔡京童貫等六奸臣復李綱相聲震中外尋授承信郎

州守陳先生敏

陳敏字伯修無錫人年十一而孤廬于墓所受業安定之門安

定奇之曰此錫之英也熙寧初舉進士徽宗朝諸蔡用事斥司馬諸賢爲奸黨令郡國皆立黨人碑先生守天台曰誣司馬公是誣天也倅立石先生碎之謝事而歸

司業盛先生僑

盛僑未詳爵里安定在太學先生已仕安定使爲堂長中庸講義一卷先生所述見宋史陳古靈嘗薦之

梓材謹案先生嘉興人也樓攻媿爲盛夫人墓誌云盛氏世爲餘杭人有曰蟠者仕吳越錢氏納土始居嚴之建德又徙嘉禾因家焉又云元祐中孺人之伯祖僑以名儒爲國子司業則先生之爵里可攷矣

縣尉倪先生天隱

倪天隱字茅岡桐廬人古靈先生妹壻也古靈三妹長適劉執中次適先生並學于安定而少適鄭閎中與古靈爲四先生之二學者稱先生爲千乘先生所述周易上下經口義十卷雲濠案今周易口義十二卷吳玉墀家藏本入四庫經部又繫辭上下及說卦三卷晁氏止載其上下經而繫辭說卦不載唯宋藝文志有之但既列易傳十卷復列口義十卷誤也蓋安定講授之餘欲著傳而未逮先生述之以非其師之親筆故不敢稱傳而名之曰口義傳之後世或稱傳或稱口義無二書也先生官至縣尉晚年主桐廬講席弟子千人其爲桐廬令葉安道作題名記戒之令師善懲惡無爲后羞時人傳之高弟子曰彭汝礪修

吳先生孜

吳孜蕭山人有尚書大義二卷見宋志嘉祐治平間有名經苑捨住宅爲學宮太守張伯玉至以便服坐堂上先生鳴鼓行學

規伯玉謝過安受其罰陳古靈嘗薦之

直講張先生巨 別見廬陵學案

百家謹案安定先生初教蘇湖後爲直講朝命專主太學之政先生推誠教育甄別人物有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使之以類羣居講習先生時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各對爲可否之或就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效歐陽廬陵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詵詵子弟皆賢才王臨川云先生作梁棟以次收拾栱與榱蓋就先生之教法窮經以博古治事以通今成就人才最爲的當自後濂洛之學興立宗旨以爲學的而庸庸之徒反易躲閃是語錄之學行而經術荒矣當時安定學者滿天下今廣爲搜索僅得三十四人 梓材案黃氏原本羅先生適以私淑列生授盧先生秉有目而無傳張先生巨亦如之故云得三十四人門人而范先生純祐呂先生希純苗先生

簽判田先生述古

田述古字明之本安邱人徙居河南遊事安定先生稱高弟四薦于鄉不中遂隱居二十餘年窮經講學先生涪靜簡易不爲表襮胸中坦無留閡與人交傾盡不疑既久益親及其不合毅然去之不能奪其讀書唯易中庸論語孟子閒及老子楊子申重熟復造其深旨餘不甚措意也司馬溫公康節二程先生皆居洛先生從之遊溫公最愛范公涪夫涪夫日詣溫公溫公多召先生與俱講明大義其于諸大儒未嘗少自貶晚歲篤好易

手自注之祁寒暑雨造次未嘗廢卷或欲索其書上之朝不肯出孫温靖公固留守西都以其名聞詔除襄州司戶先生曰老矣不任爲吏竟不赴温靖守鄭請以爲本州教授許之除太學正充廣親北宅教授秩滿爲通利軍簽判卒先生行誼敦厚友人張雲卿赴選其妻病死先生爲治其喪其在北宅昌王薨假先生官氏撰行狀以故事遺白金百兩先生曰非吾文敢受賜乎固辭之當官不苟然亦不爲已甚最與虔州李潛善其學行蓋相似右丞呂好問兄弟嚴事前輩亦以二人爲首先生之言曰道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今學者泥于章句不知妙在日用也劉斯立跋狀其行陳端誠曰田明之說易要說無應易中上下敵應剛柔相應之類甚多安得云無應特不可如王介甫

龔執定耳補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此傳尾有端誠名正亦元祐中通儒也十一字今爲端誠立傳于陳鄒諸儒學案節之

進士潘先生及甫

潘及甫字憲臣揚州人也勵志文行安定倡學吳興先生負笈從之以其文呈安定安定喜曰非諸生比也遂補學職妻以女弟慶歷中登第不知其官所至補

知州莫先生表深

莫表深字智行邵武人也泰山孫氏弟子說之子聞安定講學雪上往師焉一見奇之曰大有器識所造未易量也以進士累官光祿丞知饒州稱循吏楊文靖公極稱之所著有如如集補

醫學陳先生高

陳高字可中仙遊人知建州聞之從子少遊湖學元符中第進士召試除太學錄祭酒龔原司業傅楫薦其潛心經術九深于易遷博士政和中始建醫學除太醫學司業累上封事以切直忤時相蔡京慨然力請休致補

州判陳先生貽範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樞密安先生壽

安壽字厚卿開封人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羌與羣兒伍聞有老先生聚從往師之則曰汝方爲誦數之學未可從吾遊當羣試省題一詩中選乃置汝先生無難色詩成出諸生上由是知名登第元豐初高麗新通使假先生左諫議大夫往報之高麗迎勞館餼加契丹禮數等使近臣言王遇使者甚敬出誠心非若奉契丹苟免遘患而已先生笑答曰尊中華事大國禮一也特以罕至有加爾朝廷與遼國通好久豈復于此較厚薄哉使還帝以爲知禮卽授所假官兼直學士院元祐中累官門下侍郎坐救常安民章惇譖其相表裏出知鄭州徙大名徽宗立復知樞密院以老避位知河南崇寧元年坐棄湟州議其罪降端明殿學士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湟州復又降郴州團練副使鄂州復又移建昌軍閱再歲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後五歲悉還其官職參史傳

梓材謹案邵氏聞見錄云胡先生判國子監安厚卿樞密在席下厚卿黃癉疾凡聚立牀下升堂聽講說人衆疾輒作先生使人掖之以歸調護甚至則先生之在胡門固安定所甚厚者矣

學士朱先生光庭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進士□先生□□

某先生番禺大商子也安定爲國子日遣之就學京師所齎千金儇蕩而盡身病瘠將危客于逆旅適其父至閔而不責攜之謁安定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教諭之以道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學矣視之乃素問也讀未竟惴惴然懼伐性之過自痛悔責安定知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爲文章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勉勤事業先生銳穎善學取上第而歸

梓材謹案是段本列安定附錄以君子大改過故移而爲節孝同調

徽猷趙無媿先生君錫別見高平學案

安定私淑

提刑羅赤城先生適附師朱絳

羅適字正之寧海人少從鄉先進朱絳學後與徐中行陳貽範友善得聞胡安定之教遂以私淑稱弟子第治平進士尉桐城移泗水改著作郎知濟陽縣徙江都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每郊行召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爲罷行之遷推官兩浙轉運使以先生爲提點刑獄後移京西北路嘗有與蘇秀水災朝議賑恤以先生爲提點刑獄後移京西北路嘗有與蘇文忠公論水利凡興復者五十有五既去民思之置生祠祀焉

雲濠謹案先生別號赤城著有易解赤城集百卷直齋書錄解題云治平二年進士學于四明樓郁是先生本樓氏

門人直齋又言台士有聞于世自先生始又有傷寒救俗方一卷先生尉桐城民俗惑巫不信藥因以藥施人多愈召醫參校方書刻石以救迷俗

節孝門人 安定再傳

江季恭先生端禮

江端禮字子和一字季恭園城人受學節孝深于春秋黃山谷謂其文似尹師魯張文潛亦喜之而其駮柳子厚非國語則東坡之所許也嘗裒集節孝遺書三十八歲卒

推官馬先生存

馬存字子才樂平人也元祐三年進士其文波瀾雄壯英毅奇氣橫生不可縶維所作諸史論謂東晉人以父母之邦委于羣胡殘暴戮辱百餘年閒無有奮發以生吾中國之氣又安得有奇士又謂北魏據中國以禮義文采之腴而飼禽獸之飢此之謂不幸非吾一人可與之爭又謂古之善戰者能用天下之氣而已矣至論外患則畧東南而專在北省試論楊雄謂王莽篡位龔勝以清死鮑宣以悍死雄斯時方著美新以發揚其盛讀之令人氣拂膺不懌者累日嗚呼雄乎寧死其忍爲此文蘇文忠知舉奇之置高等奉大對首闢災異曲說歸諸人事時士習新經之學以穿鑿放誕相高者先生毫無所染官鎮南節度推官再調越州觀察推官早卒馬碧梧曰子才從節孝先生遊最久其文之雄直雅似之嗚呼安得其論晉魏之語聞于炎紹中天之初乎 補

莘老門人

邢先生居實

邢居實字惇夫陽武人恕之子也受學于莘老其父爲程門之
叛夫而先生不然所宗師者司馬溫文正公呂申正獻公所從
遊者坡公涪翁无咎兄弟也年二十卒遺言欲魯直爲狀莘老
爲銘无咎爲其文序莘老未及爲而卒景迂代之所著有呻吟
集

舍人李樂靜先生昭玘

李昭玘字成季鉅野人少與晁補之齊名爲東坡所知擢進士
第徐州教授孫莘老爲守深禮之每從容講學及古人行己處
世之要累官提點京東刑獄坐元豐黨奪官徽宗立召爲左司
員外郎韓忠彥用爲起居舍人爲陳次升所論出知滄州崇寧
初罷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中居閒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
意法書圖畫貯于十囊命曰燕游十友晚知歙州辭不行靖康
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復直徽猷閣 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樂靜集三十卷蓋其所居有樂靜堂
故以名集漢老邵其從子也
龍圖傅先生楫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入行家學

徐季節先生庭筠附孫日升
徐先生庭槐合傳
徐先生庭蘭合傳

徐庭筠字季節臨海人入行先生子童卯有志行律身嚴毅居
無惰容孝友天至既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試題

問中興歌頌先生歎曰今日豈歌頌時邪吾不忍欺君因疏未足爲中興者五忤主司意見黜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先生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教迄爲名臣其學以誠敬爲主無情容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年八十五卒朱文公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數二徐句且大書表之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日升苦節有守宋史稱徐氏詩書不絕者六世修

劉氏家學

朝散劉先生淮夫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劉氏門人

縣令鄒先生夔

鄒夔字堯叟泰寧人從學于劉執中浸灌六經貫穿百代執中以女妻之以進士知宣城縣楊龜山聞其名晚從之遊梓材案其宗人克恭同爲劉氏門人克恭又從遊于龜山龜山不得晚從先生遊也當是晚與之遊耳稱其在淮陽時太守怒一卒欲斬之先生不從守怒先生執法不移蓋有守之士

縣令鄒先生棐

鄒棐字克恭泰寧人熙寧進士始學于劉執中元豐間又從楊龜山遊終宣城令梓材案二鄒並知宣城或有錯誤有惠政民愛之參姓譜開府家學

知軍翁先生彥約

翁彥約字行簡崇安人開府仲通之子也登政和進士第調常

州刑曹累遷提舉河北西路學事以薦拔人才爲急日與諸生講書實邊制勝之策除知高郵軍革商販茶鹽私坐貿易之弊吏不得倚法爲姦歲大旱先生以禱祠積勞得疾卒有文集十卷 同上

梓材謹案龜山楊文靖公誌先生墓云請以世祿之恩授中弟已而兄弟更相推遜又云從而受業者常數十百人

中奉翁先生彥深

翁彥深字養源行簡仲弟第進士除右司員外郎以書白宰相言與金人夾攻契丹非是除國子祭酒徙祕書監時宦者梁師成提舉祕書省先生不肯造詣時論高之官至中奉大夫 同上

中丞翁先生彥國

翁彥國字端朝行簡季弟官至御史中丞靖康之變充經制使撰文誓衆張邦昌爲金所立移書責之 同上

祖望謹案先生自鄉郡提兵勤王道中得邦昌書有忍死權就大事之詞中丞密視答書大稱邦昌以太宰閣下其畧曰愕視封題不敢拆視幸先爲道路所發今相公謂有其迹而無其事不可也謂有其事而無其志不可也且迎延福宮之文雖微示人以意安知不爲新都之漸伏望即去大號早迎康王不然勤王兵十萬見公端闈不得施東閣之敬矣邦昌懼遂決迎高宗先生以李忠定公姻亞被斥汪藻行制謂汝本茶山駔儈之徒論者非之先生六世科第父爲安定弟子藻以恨忠定并先生誚之耳水心進卷罪先生竭金陵之民力葉紹翁曰建炎兵事倥傯石林

留守金陵已創經總制額公適承其後未免調度未可以深罪之也

倪氏門人

尚書彭先生汝礪

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治平進士第一歷係信軍推官武安軍掌書記王安石見其詩義補國子直講改大理寺丞擢太子中允既而惡之中丞鄧綰將舉爲御史召之不往既上章復以失舉自列神宗怒逐綰用先生爲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指摘利害多人所難言元豐初以館閣校勘爲江西轉運判官陛辭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患無敢言之臣帝嘉其忠蓋代還提點京西刑獄元祐元年召爲起居舍人時相問新舊之政對曰政無彼此一于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怨未見其可踰年進中書舍人賜金紫辭命雅正有古人風旋落職知徐州加集賢殿修撰入權兵刑二部侍郎徙禮部拜吏部侍郎哲宗親政進權吏部尚書言者論嘗附會劉摯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州至郡數月而病去朝廷方以樞密都承旨命之而已卒乃以告賜其家先生讀書志于大者言動取舍必合于義與人交必盡誠敬兄無子爲立後官之少時師事桐廬倪先生天隱既死幷其母妻葬之且衣食其女同年生宋淵死經理其後不啻如子所著易義詩義詩文凡五十卷參史傳

田氏門人

右丞呂先生好問

縣令呂先生切問 並見滎陽學案

季節門人 安定三傳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鄒氏家學

知州鄒先生括

鄒括字仲發泰寧人克恭之弟登元祐九年進士第知寧化縣縣素悍難治先生建學訓導以恩信懷柔之民爲之立祠刻石後知亳州適蔡京當國先生以名節自重閒退二十年李綱在朝以書勸其出亦謝之 補

杜氏家學

杜先生陵

杜陵蘭溪人仁翁汝霖孫克傳家學生五子伯高仲高叔高季高幼高皆博學人稱爲金華五高 參姓譜

薦辟杜橋齋先生旟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漕舉杜癖齋先生旃

杜旃字仲高伯高弟嘗占湖漕舉首吳獵楊長孺與之善著杜詩發微癖齋稾 參吳禮部集

祕閣杜先生斿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杜先生遂

杜遂字季高與弟幼高文皆相上下 參吳禮部集

杜先生旃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莫氏家學

知州莫先生伯虛

莫伯虛歸安人孔嘉令砥之子守温州立思濟堂後知常州有瑞梅甘露秀麥嘉禾之祥參姓譜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又言其晚年退居注意佛學屏絶世故是由儒而入墨者

安定續傳

文肅吳竹洲先生儆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敎諭汪主靜先生深別見象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一終

泰山學案表

孫復——石介

高平講友

姜潛見上泰山門人

馬默

何羣——馮正符

父堯民

莫說見上泰山門人

蘇唐詢

杜默

徐遁

高拱辰

趙狩

祖無擇
饒子儀
李緜
附曹起

父居正

梁燾
晁說之 別爲景迂學案

子蹈

曾孫荀 別見衡麓學案
曾孫芮 別見元城學案

文彥博
附師史炤

劉牧

范純仁 別見高平學案
呂希哲 別爲榮陽學案
朱光庭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張洞
姜潛

劉摯

子跂

孫長福

孟宗儒

黃黎獻

吳祕

鄭史 別見王張諸儒學案

私淑 徐庸

胡瑗別爲安定學案
泰山學侶

士建中

劉顏並爲士劉諸儒學案
並泰山同調

吳衍

莫說

朱長文——子表深別見安定學案

范純仁別見高平學案

呂希哲別爲榮陽學案
並祖徠學侶

李世弼
泰山續傳

子昶

李謙

馬紹
附師張播

宋元學案卷二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

泰山學案

祖望謹案泰山之與安定同學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車宛有安定風格而泰山高弟爲石守道以振頑懦則巖巖氣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見二家淵源之不紊也述泰山學案（梓材案是卷與安定學案謝山所修黎洲本原底並藏盧氏又案泰山著述莫重于春秋尊王發微故從黃氏補本錄之）

高平講友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徂徠介著名山左自徂徠而下躬執弟子禮師事之稱爲富春先生拜起必扶持既徂徠爲學官作明隱篇以語于朝曰孫明復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舉而不得一官築居泰山之陽聚徒著書種竹樹桑蓋有所待也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經經之節之所爲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先生非隱者也于是范文正富文忠皆言先生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爲邇英殿祗候說書楊安國言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徐州人孔直温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

先生姓名坐貶久之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孫復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乃復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年六十六卒賜賻錢十萬先生病時韓魏公言于仁宗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所得著書十有五篇錄藏祕閣雲濠案李燾續通鑑長編稱所得書十有五卷攷四庫全書總目稱內府藏本十二卷而中興書目別有春秋總論三卷合爲十五卷

百家謹案先文潔公曰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震既鈔讀伊洛書而終之以徂徠安定篤實之學以推其發源之自以示歸根復命之意使爲吾子孫者毋蹈或者末流談虛之失而反之篤行之實蓋

先生應舉不第退居泰山聚徒著書以治經爲教先生與安定同學而宋史謂瑗治經不如復安定之經術精矣先生復過之惜其書世少其傳其略見徂徠作泰山書院記

春秋尊王發微

詩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絕春秋乃作自隱公始也平王迨隱而死夫生猶可待也死何所爲春秋始隱者天下無復有王也 以上總論

欲治其末者必端其本嚴其終者必正其始元年書王所以端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其本既端其始既正然後以大中之法從而誅賞之 隱元年春王正月

凡書盟者皆惡之也附庸之君未得列于諸侯故稱字以別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克者力勝之辭鄭伯養成段惡至于用兵此兄不兄弟不弟也故曰鄭伯克段于鄢以交譏之也 鄭伯克段于鄢

祭伯天子卿不稱使者非天子命也非天子命則奔也不言奔非奔也祭伯私來也故曰祭伯來以惡之 祭伯來

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凡書會皆惡之也 隱二年公會戎于潛

莒小國也入者以兵入也莒小國以兵入向者隱桓之際征伐用師國無大小皆專而行之 莒人入向

隱公夫人小君與君一體故志之也子宋姓 夫人子氏薨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非諸侯可得而專也

諸侯專之猶曰不可況大夫乎吾觀隱桓之際諸侯無小大皆專而行之宣成而下大夫無內外皆專而行之其無王也甚矣孔子從而錄之正以王法凡侵伐圍入取滅皆誅罪也鄭人伐衛者鄭人伐衛

正月書王者九十二月書王者二十三月書王者十七隱三年春王正月

武氏世卿也其言武氏子父死未葬也武氏子來求賻

遇者不期也不期而會曰遇詩稱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是也諸侯守天子土非享覲不得踰境此言公及宋公遇于清者惡其自恣出入無度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

聲不氏未命也聲帥師

稱人以殺討賊亂也其言于濮者桓公被弒至此八月惡衛臣子緩不討賊俾州吁出入自恣也衛人殺州吁于濮

諸侯受國于天子非國人所得立也衛人立晉

觀魚非諸侯之事也天子適諸侯諸侯朝天子無非事者動必有爲也隱公怠棄國政觀魚于棠可謂非事者矣隱五年公矢魚于棠

考成也元年宰咺歸賵非禮也隱公以是考仲子之宮祭之此又甚矣夫宗廟有常故公夫人之廟皆不書考仲子之宮

魯僭用天子禮樂舞則八佾孔子不敢斥也故因減用六羽以見其僭天子之意初獻六羽

公子彄臧僖伯也孝公子公子彄卒

鄭人來輸誠于我平四年鞏會諸侯伐鄭之怨也平者釋憾之辭隱六年鄭人來輸平

長葛鄭邑天子所封非宋人可得取也宋人前年伐鄭圍長葛此而取之故言伐言圍言取悉其惡以誅之也宋人取長葛

滕書者爲莊十二年歸于鄑起叔姬歸于紀

城邑宮室高下大小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廐作一門築一囿時與不時皆詳而錄之時謂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非此不時也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僭忒之深旨也隱七年夏城中邱

言伐用兵也楚邱衞地地以楚邱者責衞不能救難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我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祊鄭邑天子所封非魯土地故曰來歸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皆此義也先言歸而後言入者鄭不可歸魯不可入也

鄭人歸之魯人受之其罪一也入者受之之辭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

不氏未命也無駭卒

公與鞏傾眾悉力共疾于宋又浹日而取二邑故君臣並錄以疾之隱十年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齊晉宋衞未嘗來朝魯者齊晉盛也宋衞敵也滕薛邾杞來朝奔走而不暇者土地狹陋兵眾寡弱不能與魯抗也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

水不潤下也昔者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彝倫敘則休驗應之故

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若聖王不作五事廢而彝倫攸斁則咎驗應之故曰狂常雨若僭常暘若豫常燠若急常寒若蒙常風若若春秋之世多災異者聖王不作故也然自隱迄哀天下之災異多矣悉書之則不可勝其所書矣是故孔子惟日食與內災則詳而書之外災則或舉其一或舉于齊鄭宋衛則天下之異從可見矣桓元年秋大水

弒君之賊諸侯皆得討之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此言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者惡不討賊也桓二年會于稷

凡日食人君皆當戒懼修德以消其咎桓三年日有食之

是時文姜亂魯驪姬惑晉南子傾衛夏姬喪陳上下化之滔皆是不可悉舉也故自隱而下內女出處之跡皆詳而錄之以懲以戒爲萬世法公子翬如齊逆女

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讙也公受姜氏于讙不以讙至者不與公受姜氏于讙也故曰夫人姜氏至自齊

桓立十八年唯此言有年者是未嘗有年也書者著桓公爲國不能勤民務農若是也有年

狩冬田也天子諸侯四時必田者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講武經而教民戰也豈徒肆盤遊逐禽獸而已哉然禽獸多則五穀傷不可不捕也故因田以捕之上以供宗廟之鮮下以除稼穡之害故田必以時殺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荒殺不由禮謂之

暴惟荒也妨于農惟暴也殄于物此聖人之深戒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此言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闕文也蓋甲戌之下有脫事爾且諸侯未有以二日卒者也桓五年陳侯鮑卒

桓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鄭伯叛王也其言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者不使天子首兵也案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皆曰以此不使天子首兵可知也曷爲不使首兵天子無敵非鄭伯可得抗也故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以尊之尊桓王所以甚鄭伯之惡也夫鄭同姓諸侯密邇畿內桓王親以三國之衆伐之拒而不服此鄭伯之罪不容誅矣

雩求雨之祭建巳之月常祀也故經無六月雩者建午建申之月非常則書謂之大者雩于上帝也天子雩于上帝諸侯雩于山川百神魯諸侯也雩于山川百神禮也雩于上帝非禮也是時周室既微諸侯之僭者多舉于魯則諸侯僭之從可知矣然春秋魯史孔子不敢斥也其或災異非常改作不時者則從而錄之以著其僭天子之惡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此年秋六雩六年八月壬午大閱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之類是也嗚呼其旨微矣大雩

此與二年書來朝三年會鄫同旨桓六年公會紀侯于鄑八月不時也大閱非禮也大閱仲冬簡車馬八月不時可知也大閱大蒐謂天子田大閱稱人以殺討賊亂也蔡人殺陳佗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生名惡之大者也此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也桓大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穀伯綏鄧侯吾離不能致討反交臂而來朝故生而名之也桓七年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不出主名微者也桓八年秋伐邾

此年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王則人道滅矣桓十年春王正月

來戰于郎不言侵伐者不與齊衛鄭加兵于我也郎魯地地以魯則魯與戰可知矣不書主名者三國無故加兵于我不道之甚故以三國自戰為文也來戰于郎

大夫者皆字此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之類是也桓十一年盟于折

再言丙戌羨文也此盟與卒同日爾且經未有一日而再書者此羨文可知桓十二年丙戌衛侯晉卒

此公及鄭伯伐宋也不言公者諱之也地以宋則宋與戰可知也不書主名者不與公及鄭伯伐宋也故以魯鄭自戰爲文凡公專尸其事則諱之此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之類是也戰于宋

齊以郎之戰未得志于魯因宋鄭之仇故帥衛燕與宋伐魯魯親紀而比鄭也故令紀侯鄭伯及齊師衛師宋師燕師戰以四國之師不地者戰于魯也桓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孔子作春秋專其筆削損之益之以成大中之法豈其日月舊史之有闕者不隨而刊正之哉此云夏五無月者後人傳之脫漏爾桓十四年夏五

案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宋人怨突之背己也故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以者乞師而用之也謂四國本不出師宋以力弱不足乞四國之師而伐鄭爾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皆此義也然四國從宋伐鄭助其不道其惡亦可見矣宋人伐鄭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者諸侯貢賦不入周室財用不足故也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鄉曰鄭忽出奔衛今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者明忽世嫡當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皆微國之君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蔡季言自陳歸于蔡者桓侯卒蔡季當立時多篡奪明季無惡

故曰歸于蔡所以與許叔異也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
內諱奔公夫人皆曰孫此年夫人孫于齊閔二年夫人姜氏孫于邾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也莊元年夫人孫于齊
天子嫁女于齊魯受命主之故使單伯逆王姬不言如京師者不與公使單伯如京師逆王姬也魯桓見殺于齊天子命莊公與齊主婚非禮也莊公以親讎可辭而莊公不辭非子也故交譏之單伯逆王姬
賞所以勸善也罰所以懲惡也善不賞惡不罰天下所以亂也桓弒逆之人莊王生不能討死又追錫之此莊王之爲天子可知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衞侯朔在齊故溺會齊師伐衞謀納朔也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衞

紀侯大去其國紀無臣子故齊侯葬紀伯姬齊侯不道逐紀侯而葬伯姬生者逐之死者葬之甚矣齊侯之詐也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
此諸侯伐衞納朔也不言納朔者不與諸侯伐衞納朔也朔行惡甚國人逐之奔齊故天子不使反衞明年王人子突救衞是也公與諸侯連兵不顧王命伐衞納朔故貶諸侯曰某人某人諸侯則公之惡從可見矣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衞
衞侯朔得入于衞天子之威命盡矣公與諸侯之罪不容誅矣故言伐言救言入以著其惡莊六年衞侯朔入于衞
此衞寶也其言齊人歸之者齊本主兵伐衞故衞寶先入于齊

齊人歸之魯人受之其惡一也齊人來歸衛俘

恆星星之常見者也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隕墜也夜中星隕如雨謂隕墜者衆也莊七年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春秋用師多矣未有言師還此言師還者惡其與强讎覆同姓踰時還也莊八年秋師還

案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此不地者齊人卽于國內殺之也稱人以殺討賊辭莊九年齊人殺無知

報乾時之戰也斥言公者惡其伐齊納糾喪師乾時不自悔過復敗齊師于此也莊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

荆自方叔薄伐之後入春秋肆禍復甚聖王不作故也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羣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書者惡公忘父之讎再與齊接婚姻也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

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若五伯者皆非命伯召伯賜齊侯命尹氏策命晉侯春秋皆不錄之故孟子曰三王之罪人又曰北杏之會桓公獨書爵者孔子傷周道之絕也桓公既入乘天子衰季將伯諸侯乃會宋人陳人蔡人邾人于此首圖大舉夫欲責之深者必先待之重故北杏之會獨書其爵以與之也莊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會于北杏

桓公貪土地之廣恃甲兵之衆驅逐逼脅以强制諸侯懼其未盡從也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威束之以力有弗徇者小則侵之伐之甚則執之滅之其實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爾故

此年滅遂十四年伐宋十五年伐鄫十六年伐鄭十九年伐我西鄙二十年伐戎二十六年伐徐二十八年伐衛三十年降鄣閔元年救邢二年遷陽皆稱人以切責之齊人滅遂公不及北杏之會桓公既滅遂懼其見討故盟于此公會齊侯盟于柯

此公使單伯會伐宋也桓以諸侯伐宋本不期會魯自畏齊故使單伯會伐宋三國稱人獨書單伯者吾大夫不可言魯人故也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

荊入蔡齊桓猶未能救中國也秋七月荊入蔡

齊侯既死文姜不安于魯故如齊莊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不言朝不言日日朝俱失之也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案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于酅弗及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戎備公追戎于濟西

滕書者爲遂事起也結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案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襄二年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孔子皆譏之何獨與公子結也若以書至鄄爲出境乃得專之則公子遂自京師如晉仲孫蔑會晉荀罃自戚城虎牢豈非出境也哉況秋與齊侯宋公盟而冬齊人宋人陳人加兵于魯非所謂可以安社稷利國家也陳稱人者滕不當書故略言之也莊十九年公子結滕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肆大眚非正也亂法易常者也 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言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者譏專
殺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書諸侯殺大夫者
四十七何哉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
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
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
無罪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故孔子從而錄之以誅其惡稱
君稱國稱人雖有重輕而其專殺之罪則一也 陳人殺其公子
禦寇

荆十年敗蔡師于莘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曰
荆此稱人者以其修禮來聘稍進之也 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

公會齊侯盟于扈謀逆姜氏也公二年之中納幣觀社及齊侯
遇于穀比犯非禮今又會盟于扈甚矣 公會齊侯盟于扈
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
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為國非所以奉
先公而紹後嗣也不亂何待 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
隱二年書紀裂繻來逆女此不言逆者天下日亂昏禮日壞逆
者非大夫也逆者非大夫故不言逆僖二十五年季姬歸于鄫
成九年伯姬歸于宋之類是也 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
不書名氏者貶之 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凡內女直曰來者惡其無事而來也 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
案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先言圍而後言降此直書

齊人降鄑者惡齊彊脅且見鄑微弱不能抗齊之甚也莊三十年齊人降鄑

莊比年興作今又一歲而三築臺妨農害民莫甚于此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

戎捷伐山戎之所得也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齊侯來獻戎捷桓未能率諸侯以往故猶稱人閔元年齊人救邢

不言慶父弒者內諱弒故弒君之賊不書焉不地者義與隱公同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子慶父夫人姜氏同惡之人也夫人孫于邾故慶父出奔莒公子慶父出奔莒

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稱荆二十三年來聘始進稱人二十八年伐鄭稱荆今曰楚人伐鄭者以其兵衆地大漸通諸夏復其舊封比之小國也故自此十數年侵伐用兵皆稱人焉僖元年楚人伐鄭

孫于邾不貶此而貶者孫于邾不貶不以子討母也此而貶者正王法也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此會檉諸侯城楚邱也不言諸侯者桓公怠于救患諸侯不一也然則善歟非善也與其亡而存之不若未亡而救之之善也僖二年城楚邱

桓之病楚也久矣故元年會于檉二年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以謀之是時楚方强盛蔡楚與國故先侵蔡蔡既潰遂進師次于敵境僖四年蔡潰遂伐楚

桓公救邢城邢皆曰某師某師此合魯衛陳鄭七國之君侵蔡遂伐楚書爵以其能服强楚皆稱爵焉 同上

桓公既與陳侯南服强楚歸而反執陳轅濤塗其惡可知也 執陳轅濤塗

內言及外稱人皆微者也 及江人黃人伐陳

伯姬內女來朝其子者以其子來朝也諸侯來朝猶曰不可杞伯姬來朝其子非禮可知 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稱人以執惡晉侯也五等之制雖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之有差而天子命之南面稱孤皆諸侯也其或有罪方伯請于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有罪猶不得專執況無罪者乎春秋之世諸侯無小大唯力是恃力能相執則執之無復請于天子孔子從而錄之正以王法或則稱侯以著其惡或則稱人以奪其爵稱侯以著其惡者謂雖非王命執得其罪其罰輕故但著其專執之惡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之類是也稱人以奪其爵者謂既非王命又執不得其罪其罰重故奪其爵此年晉人執虞公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之類是也 晉人執虞公

出跡三時 僖六年公至自伐鄭

小邾子邾之別封也故曰小邾子以別之 僖七年夏小邾子來朝

言鄭世子華者齊人伐鄭未已鄭伯懼欲求成于齊故先使世子華受盟于寧毋也 盟于寧毋

諦天子大祭夫人成風也不言風氏者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

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案莊元年夫人文姜孫于齊貶去姜氏此不言風氏其貶可知矣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桓以諸侯致宰周公于葵邱經以宰周公主會爲文者不與桓以諸侯致天子三公也僖九年會葵邱

奚齊庶孽獻公殺世子而立之春秋不與故曰君之子惡之也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言次言救者惡諸侯緩于救患也諸侯既約救徐而遣大夫往此緩于救患可知也僖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此以宋主兵者不與宋襄伐齊也宋襄伐人之喪擅易人之主甚矣僖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宋人執滕子嬰齊不得其罪也滕子名者惡遂失國也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

梁亡惡不用賢也梁伯守天子土有宗廟社稷之重有軍旅民人之衆左右前後朝夕與爲治莫有聞者是左右前後皆非其人也左右前後皆非其人不亡何待故直曰梁亡以惡之梁亡

城郛門戶皆有舊制壞則修之常事書者譏其侈泰妨農功改舊制也案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廄不言作此言作改舊制可知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

鄭卽楚故也案莊十六年荊伐鄭二十八年荊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三年楚人伐鄭鄭不卽楚此而卽者齊桓既死宋襄不能與楚抗也僖二十二年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

楚人敗宋公于泓齊侯視之不救而又加之以兵故伐圍並書以著其惡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

四國雜然從夷以圍中國其貶自見僖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外大夫來赴非禮也文三年王子虎卒

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陽處父帥師不急赴之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江圍解非救患之師故明年楚人滅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自是公朝强國皆至者惡其輕去宗廟遠朝强國也文四年公至自晉

此公逆婦姜于齊也不言公者諱之也不言逆女者以其成禮于齊也以其成禮于齊故不言公以諱之夏逆婦姜于齊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獨此書不告月者是常告也文既不告閏月猶朝于廟非禮可知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遂城郜重勞民也文七年遂城郜

公孫敖如京師弔喪也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文公不能誅敖得以自恣文公之惡亦可見矣不言所至者舉京師爲重也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楚復彊也楚自城濮之敗不敢加兵于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死中國不振故也文九年楚人伐鄭

楚子執宋公伐宋復貶稱人者二十年至此稱爵者以其慕義使椒再來修聘進之也椒楚大夫未命故不氏楚子使椒來聘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正也書者以見周室陵遲典禮錯亂秦人之不若也案四年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此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不及事也其言正者妾母稱夫人非正也妾母稱夫人自僖公始天子不能正而秦人能之故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晉自令狐之戰不出師者三年其厭戰之心亦可見也而秦不

顧人命見利而動又起此役夷狄之道也故曰秦伐晉以黜之文十年秦伐晉

案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爲來奔齊所逼爾文十二年春正月郕伯來奔

二國之讎既易世矣二國之戰固可以已也而秦康晉靈猶尋舊怨殘民以逞是彰父之不德也故孔子自令狐之戰不復名其將帥秦人晉人戰于河曲

帥師而城邑莒故也鄆莒魯所爭者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孛彗之屬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

舍未踰年稱君者孔子疾亂臣賊子之甚嫌未踰年與成君異也故誅一公子商人爲萬世戒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單伯魯大夫子叔姬昭公夫人舍母也舍既遇弒魯使單伯視
子叔姬故商人執子叔姬單伯至此猶見者蓋其子孫世爾齊
人執子叔姬

毀泉臺惡勞民也築之勞毀之勞既築之又毀之可謂勞矣文
十六年毀泉臺

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惡鄭公子歸生與楚比周既敗宋師又獲
其帥可謂甚矣宣二年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陳卽楚故晉趙盾衞孫免侵陳陳人請成宣六年晉趙盾衞孫
免侵陳

仲遂雖卒猶當追正其罪宣公不能正仲遂之罪則當爲之廢
繹何者君臣之恩未絕也宣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敬謐嬴姓雨不克葬譏無備也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經言已丑
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是已丑之日喪既行而遇雨也且雨
之遲久不可得而知設若浹日彌月其可停柩路次不行乎案
禮平旦而葬日中而虞此言庚寅日中而克葬葬之無備可知
也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

仲孫蔑公孫敖之孫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

根牟微國內滅國曰取此年取根牟成六年取鄫襄十三年取
邾是也秋取根牟

崔氏齊大夫言氏者起其世也東遷之後天子諸侯大夫皆世
隱三年書尹氏譏天子大夫故此書崔氏譏諸侯大夫也宣十
年齊崔氏出奔衞

此楚子殺陳夏徵舒也其言楚人者與楚討也陳夏徵舒弒其君天子不能誅諸侯不能討而楚人能之故孔子與楚討也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

楚子伐宋以其伐陳也宣十三年楚子伐宋

鄭與楚故宣十四年晉侯伐鄭

生殺之柄天子所持也是故春秋非天子不得專殺王札子人臣也王札子人臣殺召伯毛伯于朝定王不能禁專孰甚焉故曰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以誅其惡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秋中之螽未息冬又生子重爲災冬螽生

不書葬者貶之也吳楚僭極惡重王法所誅故皆不書葬以貶之宣十八年楚子旅卒

臧孫許臧孫辰子成元年盟于赤棘

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敵非茅戎可得敗也定王肅暗無宣王之烈王師爲茅戎所敗惡之大者故孔子以王師自敗爲文所以存周也王師敗績于茅戎

汶陽之田魯地也齊人侵之今魯從晉故復取之不言取之齊者明本非齊地成二年取汶陽田

來歸者棄而來歸也成五年杞叔姬來歸

蟲牢之盟鄭服也天王崩晉會諸侯同盟于蟲牢不顧甚矣同盟于蟲牢

武宮者武公之宮也其毀已久宗廟有常故不言立此言二月辛巳立武宮非禮可知也成六年立武宮

宣九年取根牟此年取鄫襄十三年取邾皆微國也取鄫
吳本子爵始見于經曰吳者惡其僭號也成七年吳伐鄆
吳乘楚伐鄭故入州來州來微國吳入州來
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于齊取之晉侯使韓穿
來言歸之于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得制也
晉侯使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穿來
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惡之成八年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成雖卽位八年非有勤王之績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濫賞也
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林父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于衞者由晉侯而得歸也衞大夫
由晉侯而得歸則衞國之事可知矣成十四年衞孫林父自晉

諸侯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吳于鍾離爾
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
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以討之而不能服鄭霸
國不振可知也成十七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
邾人伐鄭
君之卿佐是爲股肱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
故列數之以著其惡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犨卻至
楚師侵宋所以救鄭也襄元年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成公夫人襄二年夫人姜氏薨
叔孫豹僑如弟叔孫豹如宋

季氏四月城所食邑其專可知也 襄七年城費
公前年會諸侯于鄫不至者公自鄫朝晉也 襄八年春王正月
公如晉
盜者微賤之稱盜一日而殺三卿故列數之惡鄭伯失刑政也
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以次國而作三軍亂聖王之制也 襄十
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天子不親迎取后則三公逆之劉夏士也王后天下母使微者
逆之可哉故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以著其惡 襄十五年劉夏逆
王后于齊
晉平淏梁之會方退執莒子邾子以歸又不歸于京師非所以

宗諸侯也 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三年之中君臣加兵于魯者四齊之不道亦可知也 襄十七年
齊侯伐我北鄙
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 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
諸侯土地受之天子不可取也言取惡內也 取邾田自漸水
城西郛城武城懼齊也 城武城
書畀我來奔惡內也惡鄉受邾叛人邑今又納邾叛人也故是
年冬臧紇出奔邾亦受之 襄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
此欒盈以曲沃之甲入晉敗而奔曲沃也經言欒盈復入于晉
入于曲沃者欒盈復入于晉犯君當誅曲沃大夫不可納也入
于曲沃明曲沃大夫納之當坐 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次止也言救言次惡不急救患也君命救晉豹畏齊慶命而止故曰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以惡之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孟莊子也 仲孫速卒

不言其大夫者欒盈出奔楚當絕也稱人以殺從討賊辭 晉人殺欒盈

羯仲孫速子孟孝伯也 襄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懼弒莊公以求成晉侯許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是也莊公復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然齊人弒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不能討之以定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杼之弒以著其惡 會于夷儀

獻公之奔齊也孫林父逐之甯喜弒剽以納獻公故林父懼入于戚以叛 襄二十六年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先言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後言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者以見衎待弒而歸也案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前年入于夷儀今喜弒剽四日而復歸于衛此待弒而歸可知也 衛侯衎復歸于衛

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 宋公殺其世子痤

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閒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自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皆大夫專持之也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 襄二十七年

會于宋

甯喜不以討賊辭書者獻公殺之不以其罪也衛殺其大夫甯喜無冰時燠也襄二十八年春無冰

公留于楚者七月襄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

共謚也內女不葬葬者皆非常也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三十年葬紀叔姬此年叔弓如宋葬共姬是也襄三十年葬宋共姬

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莞不地降成君也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于野卒

公不能以禮自重取困辱也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待昭公反季孫之不若亦晉侯之惡也季孫宿如晉

陳哀公二子太子偃師次子留公弟招與大夫過皆愛留欲立之哀公疾遂殺太子偃師以立之留庶孽也偃師冢嗣也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隕冢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皆招之由也故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甚招之惡也昭八年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此公子招殺大夫公子過也其言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者不與公子招殺也故以陳人自討為文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此言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所以存陳也九年陳災同此葬陳哀公

此年無冬者脫也昭十年

般弒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楚子名者楚子暴虐無道貪蔡土地不以弒君之罪殺般也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

申十有一月丁酉楚子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此暴虐無道貪蔡土地不得以討賊例當坐誘殺蔡侯般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蒐春田也五月不時也時又有夫人之喪大蒐于比蒲

會于厥憖欲救蔡而不能也會于厥憖

先言歸者明比不與謀也後言弒者正比之罪也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大夫執則至至則名不稱氏前見也昭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也宋衛陳鄭同日而災異之甚者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

鄫公孫會之邑也言自鄫出奔宋者以別從國都而去爾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鄫出奔宋

衛侯之母兄而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故曰盜殺衛侯之兄縶以著其惡盜殺衛侯之兄縶

以天子之尊三月而葬此諸侯之不若也昭二十二年葬景王

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之子也不崩不葬降成君也王子猛卒

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略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略而不序者賤之也其言胡子髡沈子逞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爲文也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

內諱奔皆曰孫次于陽州者不得入于齊也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

齊侯取鄆以處公也不言處公者明年公至自齊居于鄆此處公可知也齊侯取鄆

居于鄆者公爲意如所拒不得入于魯也昭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

謀納公而不能也盟于鄆陵

公前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其言次于乾侯者不得入于晉也公既不見禮于齊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如此昭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

季孫意如逐君之賊也晉侯不能討而戮之既使荀躒會意如于適歷又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何所爲哉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昭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周自天子言之則曰王城成周諸侯言之則曰京師昭三十二年城成周

不書正月者定公未立不與季氏承其正朔也是時季氏專國昭公薨于乾侯及歲之交定又未立故略不書焉所以黜强臣而存公室也定元年春王

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韓不信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仲幾于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以疾之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者雉門與兩觀俱災也雉門兩觀天子之制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

蔡人病楚使告于晉故晉合諸侯于此此救蔡伐楚也然諸侯

不振使救蔡伐楚之功歸于强吳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是也定四年春侵楚

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沈與楚故也以沈子嘉歸殺之公孫姓之罪不容誅也滅沈

以者乞師而用之也晉合十八國之君不能救蔡伐楚吳能救之伐之此吳晉之事强弱之勢較然可見也故自是諸侯小大皆宗于吳冬戰于柏舉

晉師救我故公會于瓦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

不曰盜歸寶玉大弓者盜微賤不可再見也定九年得寶玉大弓

邾牼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之邾不服故二卿秋再圍定十年圍邾

天子祭社稷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此謂助祭諸侯也魯未嘗助祭天王使石尚來歸脹

歸脹

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葬不爲雨止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言無備之甚也定十五年雨不克葬

夏四月衛靈公卒衛人立輒輒者蒯聵之子也故晉趙鞅帥師納蒯聵于戚者爲輒所拒不得入于衛也案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靈公既卒輒又已立猶稱曩日之世子蒯聵當嗣惡輒貪國叛父逆亂人理以滅天性孔子正其名而書之也哀二年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閏月喪事不數葬齊景公非禮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閏者

惟文六年不告月此年葬齊景公爾皆譏其變常也且三年之喪練祥各有其月此非禮可知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

吳伐我以邾子益來故也直曰伐我者兵加于都城也哀八年吳伐我

田者井田也賦者財賦也宣公奢泰始什二而稅至于哀公則又甚焉哀公不道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財故曰用田賦言用田以爲財賦之率也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爲異之甚冬十有二月螽

報雍邱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哀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雚

吳子方會越乘其無備而入之也於越入吳

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入于大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可知也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睢陽子集補

孔子而下稱大儒者曰孟軻荀卿揚雄至于董仲舒則忽而不舉何哉仲舒對策推明孔子抑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斯可謂盡心于聖人之道者也暴秦之後聖道晦而復明者仲舒之力董仲舒

史固稱漢孝元少而好儒及卽位登用儒生委之以政故貢薛之徒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噫昔宣帝嘗怒元帝言用儒生將亂其家者也亦不思之甚矣向使

元帝能納蕭望之劉更生之謀安有衰滅蓋用儒而不能委之以政爾書漢元帝贊後

國家踵隋唐之制專以詞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致力于聲病對偶之間探索聖賢之閫奥者百無一二而非挺然特出不徇世俗之士孰克舍彼而取此

專守王弼韓康伯之說而求于大易吾未見其能盡于大易也

專守左氏公羊穀梁杜何范氏之說而求于春秋吾未見其能盡于春秋也專守毛萇鄭康成之說而求于詩吾未見其能盡于詩也專守孔氏之說而求于書吾未見其能盡于書也以上與范天章書

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必得之于心而後成之于言

自漢至唐以文垂世者衆矣然多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豔邪侈之辭始終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與張洞書

傳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仁義不行禮樂不作儒者之辱與夫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王道所由興人倫所由正扣其本知則何所爲噫儒者之辱始于戰國楊墨亂之于前申韓雜之于後漢魏而下則又甚焉馬佛老之徒橫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爲事千萬其端紿我生民絕滅仁義屏棄禮樂以塗塞天下之耳目天下之人愚眾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奉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爲羣紛紛擾擾周乎天下于是其教與儒齊驅

並駕峙而爲三叮可怪也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戚滅夫婦之義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爲心則已若以爲心得不鳴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與人爭豈小有所不勝尙以爲辱矧以夷狄諸子之法亂我聖人之教其爲辱也大矣噫聖人不生怪亂不平章甫其冠逢掖其衣不知其辱反從而尊之得不爲罪人乎由漢魏而下千餘歲其源流既深其本支既固不得其位不翦其類其將奈何其將奈何儒辱

附錄

先生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眉皓白故相李文定迪守兗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帚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

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于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黎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安敢不承其女亦甘淡泊事先生盡禮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澠水燕談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過睢陽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于道路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爲養若日得百錢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于學乎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明年文正去睢陽孫生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

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 楊公筆錄

祖望謹案此段稍可疑宜再考先生壻于李文定公時年已五十矣疑其稍長于范文正公未必反受春秋于文正也 梓材案泰山以淳化三年壬辰生文正以端拱三年己丑生實長于泰山三歲 且本傳言文正實薦先生入國子則此所云朝廷召至文正乃知之者不已謬乎

歐陽文忠曰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于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于經之本義爲多 補

王得臣曰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以爲凡經所書皆變古亂常則書故曰春秋無褒貶與穀梁子所謂常事不書之義同 補

朱子曰近時言春秋皆計較利害大義卻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雖未能深于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得聖人意思 補

百家謹案石徂徠泰山書院記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皐陶傅說伊尹呂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達人之窮者孟子楊子文中子韓吏部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易達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復傳之于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亦將傳之于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于泰山之陽起學舍講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羣弟子而居之當

時從遊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楊則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第者孟則有萬章公孫丑樂正克之徒楊則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翺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從遊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貴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經略明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第者后介劉牧姜潛張洞李緪足以相望于千百年之閒矣孰謂先生窮乎大哉聖賢之道無屯泰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屯于無位與小官而孟子泰于七篇楊子泰于法言太元文中子泰于續經中說

吏部泰于原道論佛骨表十餘萬言先生嘗以爲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偪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亦爲泰先生孰少之哉介樂先生之道大先生之爲請以此說刊之后陷于講堂之西壁又徂徠與祖擇之書云自周以上觀之聖人之窮者惟孔子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惟泰山明復先生今先生之書不可盡見但以徂徠之學問而爲其尊戴如此卽可

以知先生矣嗟乎師道之難言也視學問重則其視師也
必尊視學問輕則其視師也自忽故廬陵之志先生墓曰
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
之孔給事道輔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履侍左右先
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
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歎之嗚呼觀于徂
徠事師之嚴雖不見先生之書不可以知先生之道之尊
哉

泰山學侶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 別爲安定學案

泰山同調

評事士熙道先生建中

主簿劉子望先生顏 並爲士劉諸儒學案

泰山門人

直講石徂徠先生介

石介字守道奉符人第進士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
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以論赦書罷爲鎮南掌書記代
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艱垢面跣足躬耕徂徠山
下葬不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其徒魯人稱徂徠先生入爲國
子監直講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學者從之甚眾嘗患文章之弊
佛老爲蠹著怪說三篇及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又
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忌諱慶歷三年呂

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而杜公行章公得象晏公殊賈公昌朝范公仲淹富公弼韓公琦同時執政歐陽公脩余公靖王公素蔡公襄並爲諫官先生喜曰此盛事也乃作慶歷聖德詩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衆賢指杜等大奸斥竦也泰山見之曰子禍始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判濮州未赴卒于家年四十一會孔直溫謀畔搜其家得先生書夏竦欲因以修報復且中傷杜公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時杜公在兗以語官屬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介果走孥戮非酷不然國家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屬門生會葬苟召問無異亦足應詔于是衆數百同保乃免斲棺子弟羈管他州亦得還先生家故貧妻子不免凍餒富韓二公共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于世雲濠案徂徠集三十卷謝山學案劄記徂徠易解五卷陳直齋曰所解止六十四卦亦無大發明梓材謹案宋史范忠宣傳云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純仁皆與從遊知胡孫石李四先生皆在文正門下而先生與盱江輩行較後于安定泰山則列之文正門人可也

春秋說

稱人者貶也而人不必皆貶微者亦稱人稱爵者褒也而爵未必純褒譏者亦稱爵繼故不書卽位而桓宣則書卽位妾母不稱夫人而成風則稱夫人失地之君名而衞侯奔楚則不名未踰年之君稱子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會盟先主會者而瓦屋之盟則先宋征伐首主兵者而蠆之師則後齊毋弟一也而或稱之以見其惡或沒之以著其罪天王一也或稱天以著其失

或去天以示其非

春秋爲無王而作孰謂隱爲賢且讓而始之哉 以上總論

子叔姬先書被執次書來歸非鄫杞之比夫商人弒君自立又虐其國君之母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伐季孫行父再如晉諸侯爲是盟于扈皆無能爲而退徒得單伯之至子叔姬之歸而已而興兵以侵魯者未已也于以見晉霸之不競也于以見諸侯之有弒君者而莫之討也于以見齊之橫而魯之弱也 文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

翬弒隱公遂弒子赤桓公之立逆女使翬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者在國以爲賊而桓宣以爲忠也故終桓宣之世翬遂皆稱公子無異詞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

禮有重輕先後之不同以祭視繹則祭爲重而繹爲輕以繹視卿佐之喪則繹爲輕而卿佐之喪爲重有國者當圖其稱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丙取外邑皆曰取如取鄆取防取訾婁外歸魯地皆曰歸如濟西龜陰及讙闡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于我當曰歸今而曰取者蓋因晉力而取之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于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于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于外者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 成二年取汶陽田

公之此行內有僑如之患外不見于霸主故危而致之 成十六年公至自會

不書及內之也鄫有國而私屬于魯魯之私屬鄫也皆不臣之著也 襄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成九年爲蒲之會將以合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于列而不復殊者因來會也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 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日食之變起于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有頻交而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內連月

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爲慮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之時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案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 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庚辰朔日有食之

徂徠文集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誕之教壞亂之楊億以淫巧浮僞之言破碎之 怪說

慈溪黃氏曰徂徠先生學正識卓闢邪說衛正道上繼韓子以達于孟子眞百世之師也楊億不過文詞浮靡其害本不至與佛老等而亦闢之峻如此蓋宋興八十年浮靡之習方

開爲所怪也使先生生乎今之世見託儒者之名售佛老之說者闢之又當何如哉

狗當吾戶貓捕吾鼠雞知天時有功于人食人之食可矣彼素飧尸祿將狗貓雞之不若乎 責素飧

天地間必然無有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貴于一人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求之莫不得也秦始皇求爲仙漢武帝求爲黃金梁武帝求爲佛勤亦至矣而始皇遠遊死梁武餓死漢武鑄黃金不成吾故知三者之必無也 辨惑

鄭康成注文王世子云文王以憂勤損壽之說大非也文王享年九十有七豈爲損壽乎夫憂勤天下者聖人之心也安樂一身者匹夫之情也後世人君皆耽于逸樂壽命不長康成之罪也 憂勤非損壽論

辱書謂士愧道言天人有感應爲失至乃謂人自人天自天天人不相與斷然以行乎大中之道則有福異之則有禍非有感應也夫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爲善善降之福是人以善感天天以福應善人不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爲惡惡則降之禍是人以惡感天天以禍應惡也此所謂感應者也而曰非感應吾所未達也人亦天天亦人天人相去其間不容髮但天陰隲下人不如國家昭昭然設爵賞刑罰以示人善惡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文中子曰三才之道不相離又乾卦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楊雄曰天辟乎上地辟乎下

人辟乎中天人果不相與乎熙道通天地人者故言人必言天
言天必言人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元經其以人事終
乎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言人而遺乎天言天
而遺乎人未盡天人之道也 與范奉禮書○以上黎洲原本
攘臂欲操萬丈戈力與熙道攻浮謁 上孫先生書
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
今元昊猖狂亦非常也求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莫若閣下然
建大厦者非一材維泰山者非一繩 上韓密學經略書
日月天之目御史天子之目 上李雜端書
合天下之公也雖其親暱人不謂之私用一人之私也雖其疏
遠人不謂之公 上王沂公書

昔郭代公為太學生家信至寄錢四十萬為學糧有縗服叫門
云五代未葬代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
代公其年絕糧不能成舉柳河東布衣時坐酒肆中有書生在
其側言貧無以葬柳即搜于其家得白金百餘兩錢數萬遺之
故代公富貴功業光隆于唐河東文章聲名照映本朝 上王胄
元書乞助改葬后氏七十喪
生幸而值如孔子孟軻者同其時居幸而遭如孔子孟軻者同
其里則是坐遇孔孟親見聖賢不隔數千百年得其人而師之
不走萬數千里獲其師而學之也 上孫少傅書
頻見僕所為文僕文字實不足動人然僕之心能專正道不敢
跬步叛去聖人其文則無悖理害教者斯亦鄙夫脛脛然有一

節之長也書中又言僕書字怪且異古亦無今亦無爲天下非之此誠僕之病也此爲之不能也然孔叔謂我特異于人似不知我也僕誠亦有自異于衆者則非孔叔之所謂也今天下爲佛老其徒囂囂乎聲附合響應僕獨挺然自持吾聖人之道今天下爲楊億其衆嘵嘵乎口一唱百和僕獨廓然自守吾聖人之經茲是僕有異乎衆者然亦非特爲取高于人道適當然也

答歐陽弘叔書

爲文之道如日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有源亦歸于海

與張秀才書

咸韶韶夏至樂也不奏于夔牙之府而奏于鄙俚惡能審其聲而知其音也飛兎騶褭逸駔也不騁于王樂之前而鬻于市人

惡能審其駿而知其良也今天下大道榛塞吾常思得韓孟大賢人出爲芟去其荆棘逐去其狐貍道大闢而無荒蹟往年官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來南郡又逢孫明復韓孟茲遂生矣

與裴員外書

夷王下堂亂是以作宣公稅畝亂是以作秦開阡陌亂是以作秦襄王太后臨軒亂是以作秦始皇罷封建置郡縣亂是以作秦漢美人之號凡四十等亂是以作漢武帝數宴後宮奏請多以宦官主之亂是以作不反其始其亂不止

原亂

孔子爲聖人之至吏部爲賢人之卓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嗚呼至矣

尊韓

道大壞由一人存之天下國家大亂由一人扶之古言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是棄道而忘天下國家也顛而不支坐而視其顛斯亦爲不智者矣曰見可而進量力而動其全身苟生者歟

救說

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硜硜焉守小慈賂小仁不肯去一奸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祐也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于人樹之以君任其刑賞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于下任之以臣佐其威權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陰德論○以上黃氏補本

附錄

守道爲舉子時寓學于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濟聞其窮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一餐則明日無繼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倦遊錄

景祐二年錄五代及諸國後時辟先生御史臺主簿未至論不當求諸僞國後坐罷歐陽文忠貽書責杜祁公曰主簿于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閾已用言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爲御史也介斥而他舉亦必擇賢者固好辯如此必得愚暗懦默者而止杜不能用史

歐陽公誌其墓曰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于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

所居之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

呂氏家塾記曰天聖以來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始創爲古文以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其有爲楊劉體者守道尤嫉之以爲孔門之大害作怪說三篇以排佛老及楊億于是新進後學不敢爲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

杜默曰夏英公因慶歷詩之斥已恨先生刺骨因先生有奏記富文忠公責以行伊周之事欲因是以傾文忠及范文正等乃使女奴陰習先生成書改伊周爲伊霍又僞作先生爲富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富范大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既得命過鄭州見呂公夷簡呂公問何事遽出范對以經略兩路事畢卽還呂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得復入若欲經制西事莫若在朝爲便范公愕然八月以富公爲河北宣撫使富范旣去朝攻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先生亦不自安乃請外得濮州通判李端叔姑溪集曰初夏竦在樞府深怨卮介之譏已必欲報之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卮介書時介已死竦爲宣徽南院使言介詐死乃富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爲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時知兗者爲杜衍語僚屬莫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

故發棺何以示後具狀上之始獲免

孫氏鴻慶居士集曰夏竦既讒先生于仁宗謂介不死北走契丹幸呂居簡爲京東轉運使具狀係于中使仁宗始悟竦之譖及竦之死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于帝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闔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爲人主之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邪

以上黎洲原本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救時莫如養力辨道莫如平氣厄介以其忿嫉不忍之意發于褊蕩太過之詞激猶可與爲善者之心堅已陷于邪者之敵羣而攻之故回挽無毫髮而傷敗積邱陵哀哉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善明立志果殉道重視身輕自謂大過上六當其任則其節有足取也補○梓材案謝山學案劄記殘何人之說與水心此條首二語相類姑附識于此條首

謝山讀徂徠集曰徂徠先生嚴氣正性允爲泰山第一高座獨其析理有未精者其論學統則曰不作符命自投于閣以美楊雄而不難改竄漢書之言以諱其醜其論治統則曰五代大壞瀛王救之以美馮道而竟忘其長樂老人之謬夫欲崇節誼而乃有取于斯二人者一言以爲不知其斯之謂與

忠烈文先生彥博附師史炤

文彥博字寬夫介休人少與張昪高若訥從潁昌史炤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第進士官至同平章事封潞國公神

宗朝累拜太尉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溫公薦先生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命平章軍國重事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先生朋附溫公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先生歷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康節及程明道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參史傳

梓材謹案王定國聞見近錄以先生兄弟爲泰山門人則潁昌史氏特其幼學師也

附錄

呂氏雜志曰凡與交遊書其父祖知名于世者須避其名諱文潞公與故舊款接一坐未嘗犯其父諱

梓材謹案此條自榮陽學案黎洲原本移入

運判劉長民先生牧

劉牧字先之號長民衢之西安人年十六舉進士不第曰有司豈杜我哉乃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調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先生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亦數稱先生勉以實學因得從學于泰山之門歲終將舉京官先生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美及文正撫河東舉先生可治劇于是爲兗州觀察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先是多盜先生卽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有詔集其强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相率欲亡走先生諭以詔

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我欺也通判建州富文忠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掌機宜文字係州兵士爲亂文忠使撫視先生自長垣三日抵其城下定之會文忠罷去乃之建州連丁內外艱服除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榷使江西議均其稅奏事得請人皆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不興廢者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爲具先生既優于學復優于才又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之先生亦慨然自以爲當得意已而屯邅流落抑沒于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以有爲也而卽死掄材者爲之悵然先生又受易學于范諤昌諤昌本于許堅堅本于种放實與康節同所自出其門人則吳祕黃黎獻也祕上其書于朝黎獻序之卦德通論一卷鉤隱圖三卷雲濠案謝山學案記云劉長民易解十五卷又案宋志稱先生新注周易十一卷圖一卷晁公武讀書志作圖三卷則宋志誤也其注今不傳圖在道藏洞眞部靈圖類通志堂刊行于世

先儒遺論九事一卷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別見高平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學士朱先生光庭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進士張先生洞

張洞字明遠任城人第進士后徂徠嘗有書與先生曰明遠始受業于劉子望又傳道于泰山孫先生得春秋最精近見所爲論十數篇甚善黜三家之異同而獨會于經予固以拳拳服膺

矣明遠纔三十二歲已能斬棍莽而搴菁英出紅塵而摩蒼昊討尋不倦智識日通異日于春秋其將爲諸子師明遠勉之又有與韓密學書內云泰山布衣孫明復沛縣布衣梁灝太平布衣姜潛任城布衣張洞皆有文武材略仁義忠勇籌策謀略可應大任今邊寇內侮苟得四人實有以助成閣下之功

百家謹案宋史有張洞列傳字仲通祥符人官至工部郎中別是一人

縣令姜至之先生潛

姜潛字至之奉符人從泰山學春秋亦從徂徠累薦爲國子直講韓王宮伴讀謁宗正允弼夷引趨庭不答呼馬欲去遂以客禮見神宗聞其賢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對曰有堯舜二典在顧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知陳留縣數月條例司核祥符住散青苗先生知不免移疾去縣人詣府請留之不得宋史傳列之隱逸非也先生不喜人作詩嘗曰損心氣招悔吝亦名言也修

龍學祖先生無擇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直集賢院時封孔子後爲文宣公先生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遂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也于是議改衍聖出知袁州首建學宮置生徒郡國絃誦之風由此始盛歷龍圖閣學士知鄭杭二州神宗立進銀臺司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潤筆物置院梁上及憂去先生用爲公費安石惡之諷監司求先生罪逮治無貪狀謫忠正軍節度副使

尋復光祿卿祕書監集賢院學士主管西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先生少從學于泰山及死蒐輯遺文以傳以言語政事爲名卿有文集若干卷行世雲濠案先生遺文初名煥斗集諸家書目並稱爲龍學文集共十六卷

百家謹案史載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潤筆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無擇知杭州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事連無擇子韶小人也請內侍逮赴秀州獄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民坐及乘船過制而已遂謫忠正軍節度副使案邵氏聞見錄擇之知杭州王介甫以前事恨之密諭監司求擇之罪監司承風旨以贓濫聞于朝廷遣御史王子韶按治攝擇之下獄鍛鍊無所得坐送賓客酒三百小瓶責節度副使安置同時有知明州光祿卿苗振監司亦因觀望發其贓罪朝廷遣崇文院校書張載按治載字子厚所謂橫渠先生者悉平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有若此也先生所坐與史既異而苗振之事與先生初不相涉乃以按治苗振俱屬之王子韶皆非實也先遺獻曰擇之學文于穆伯長爲有宋古文之始今所傳雖少亦可以見其師法也

饒凌雲先生子儀

饒子儀字元禮臨川人從泰山及胡安定受經親沒不事科舉楊傑授以星歷諸書莫不洞究結庵凌雲名曰葆光杜門著書臨江守王說欲迎致軍學郡守劉公臣曰吾州有士如此令他

之可乎乃迎還躬率諸生聽講說崇寧初詔舉懷才抱藝養素邱園之士郡以先生應詔所著編年史要陳忠肅瓘爲之序謂其事核旨察有補于聖經又有周易論語解及詩文集

縣尉李先生緼 附曹起

李緼字仲淵邛州人龍圖閣學士絢之弟舉進士調兗州奉符縣尉同門姜潛居于奉符之太平鎮某年六月七日夜大水至潛幾不免先生爲借縣弓手營救之上官以私役人獲罪徂徠爲作朋友解略云緼與潛友義甚厚潛之患難不細緼不足爲有勢力可以庇潛而操本縣尉權略足以施于潛尙更退顧其身不爲潛致毫髮力忍宴安坐視此誠禽獸所不爲也東家火西家焦髮爛額爲撲滅赤子入井路人下乘弛擔匍匐走救之潛之水甚于東家火也潛之將至于死猶赤子之入井也緼少被仲兄故龍圖之教長師泰山孫明復先生及親慕士建中而交厄介識周公孔子之道知仁義忠信且與潛交厚乃不如禽獸乎乃不如西家路人乎又有上范經略書內有云負罪而有才者二人前兗州奉符縣尉李緼宿州臨渙縣令曹起皆進士策名起亦事劉子望緼亦事孫明復能知聖人之道樂蹈名節好履仁義守一官能勤且廉善養民繩吏人頗受其福又皆有才負志節慕忠義知兵習戰屢稱之不一焉

通議莫先生說

莫說邵武人也以窮經爲務自閩陬數千里外裹糧趼足至京師從泰山遊已而從徂徠遊講明道學歸家不復求仕以子表

深貴贈官通議大夫 補

正字朱樂圃先生長文

朱長文字伯原吳縣人稱樂圃先生嘉祐進士累陞祕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文字傷足不果仕以著書立言爲事從泰山學春秋得發微深旨作通志二十卷書有贊詩有說易有意禮有中庸解樂有琴臺志蓋自成一家書也 從黃氏補本錄入

徂徠學侶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別見高平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徂徠門人 泰山再傳

縣令姜至之先生潛 見上泰山門人

轉運馬先生默

馬默字處厚成武人家貧徒走詣徂徠從石先生學登進士第知須城縣爲張守方平所知後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遇事輒言無顧張儆之曰得無累舉者乎先生曰辱知之深所以報也除知登州更定配島法改廣西轉運使上平蠻方略溫公爲相問復鄉差衙前法如何先生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爲良法豈宜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後以坐附溫公落職致仕 補

處士何安逸先生羣

何羣字通夫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慶歷中徂徠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先生亦自蜀至方講官會諸生講徂徠曰生等知何羣乎羣曰思爲仁義而已

不知饑寒之切己也眾皆注仰之徂徠因館先生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爲學長先生愈自刻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先生爲白衣御史先生嘗言今之士語言脫易舉止惰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也因請復古衣冠又上書言三代取士皆舉于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于賦請罷去徂徠贊美其說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爲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出此不爲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先生聞其說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爲賦八百餘篇焚之講官視先生賦既多且工以爲不情細出太學先生徑歸遂不復舉進士嘉祐中龍圖閣直學士何剡表其行義賜號安逸處士先生既卒趙清獻守益州奏先生遺稿有益時政願詔果州錄上之云非若茂陵書起天子侈心也寢不下 參史傳

通議莫先生說 見上泰山門人

蘇先生唐詢

蘇唐詢者從徂徠受易其告歸也徂徠嘗有詩贈之曰爨或經年絕書猶盡日尋讀之可以想見其篤行

杜先生默

杜默字師雄徂徠稱其詩可與石曼卿並稱

徐先生遁

徐遁未悉爵里

梓材謹案歐陽子爲徂徠墓誌云將葬其于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請銘是先生爲徂徠弟子之證

高先生拱辰

高拱辰者徂徠先生壻也徂徠嘗有詩望以韓退之之有李漢云

趙先生狩

趙狩受業徂徠與士建中後受業于泰山忽與方士遊學養生術徂徠作可嗟責之

孟先生宗儒

孟宗儒本道士從徂徠受春秋遂棄其巾服乞爲儒徂徠更名之曰宗儒

百家謹案十七史以來止有儒林至宋史別立道學一門在儒林之前以處周程張邵朱張及程朱門人數人以示

隆也于是世之談學者動云周程張朱而諸儒在所渺忽矣先遺獻曰以鄒魯之盛司馬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傳孟子列傳而已未嘗加道學之名也儒林亦爲傳經而設以處夫不及爲弟子者猶之傳孔子之弟子也歷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諸子道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爲允當今無故而出之爲道學在周程未必加重而于大一統之義乖矣通天地人曰儒以魯國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輕儒者成德之名猶之曰賢也聖也道學者以道爲學未成乎名也猶之曰志于道志道可以爲名乎欲重而反輕稱名而背義此元人之陋也且此傳以周程張朱而設以門人附之程氏門

人朱子最取呂與叔以爲高于諸公朱氏門人以蔡西山爲第一皆不與焉其錯亂乖繆無識如此逮後性理諸書俱宗宋史言宋儒者必冠濂溪不復思夫有安定泰山之在前也百家案先文潔曰本朝理學實自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三先生始朱文公亦云伊川有不忘三先生之語即攷諸先儒亦不謬也

長民門人

黃先生黎獻

黃黎獻者受長民易所著有續鉤隱圖一卷略例義一卷室中記師隱訣一卷

提刑吳先生祕

吳祕字君謨甌寧人景祐元年登第歷侍御史知諫院以言事出知濠州提點京東路刑獄乞閒除守同安所著有周易通神一卷今世所稱長民周易新注十卷蓋合黎獻之三卷及先生通神一卷皆在其內其記師說一卷指歸一卷精微一卷又不知何人所作蓋亦其門人之筆也其後有徐庸

祖望謹案皇甫泌易書中有紀師說一卷精微一卷當即此十卷之二也泌稱受之常山抱犢山人三衢亦有常山即長民也特故諱之以神其說耳

長民私淑

集賢徐先生庸

徐庸三衢人雲濠案宏治衢州志云其先沛人官于衢因家焉直集賢院著周易意蘊

亦長民之學當是私淑弟子也

祖望謹案先生皇祐時人其論易九篇祖劉長民兼本陸

兼

至之門人

忠肅劉先生摯父居正

劉摯字莘老東光人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閒十歲而孤鞠于外氏就學東平因家焉擢嘉祐甲科歷南宮令韓魏公薦爲館閣校勘王荊公亦器異之擢爲御史裏行入見神宗問曰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少孤獨學不識安石退上疏言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語侵荊公荊公欲竄之嶺外神宗謫監衡州鹽倉久之出知滑州哲宗立召爲吏部郎擢侍御史疏蔡確章惇過惡執憲數月百僚敬憚元祐初擢御史中丞累遷尚書右僕射自輔政至爲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然性峭直竟爲朋讒奇中罷知鄆州徙青州紹聖初再貶光祿卿歸州居住四年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以疾卒紹興初贈少師謚忠肅先生嗜書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自讎校或手鈔錄經學于三禮尤粹晚好春秋攷諸儒異同辯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爲多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參史傳

左丞梁先生燾

梁燾字況之須城人以父任爲太廟齋郎舉進士中第歷官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久旱上書論時政疏入不報內侍王

中正將兵出強干賞不以法先生爭之不得請外出知宣州未幾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召爲工部郎中累遷右諫議大夫坐詬同列出爲集賢殿修撰知潞州值歲饑不待命發常平粟振民流人聞之來者不絕先生處之有條人不告病明年以左諫議大夫召甫就道民攀轅不得行踰太行抵河內乃已既到上書言帝富于春秋未專宸斷太皇保佑聖主制政簾帷姦人易爲欺蔽願正紀綱明法度采用忠言講求仁術兩宮嘉納焉進御史中丞改權戶部尚書不拜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旬日入權禮部尚書爲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以疾罷爲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改知潁昌府紹聖元年知鄆州朋黨論起哲宗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以故最後責竟以司馬溫公黨黜知鄂州三年再貶少府監分司南京明年三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三年卒年六十四先生自立朝一以引援人物爲意在鄂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先生笑曰壽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其好賢樂善如此 同上

梓材謹案劉子卿明本釋引先生語云不信己之所爲而歸之天意不可也又言其師事孫泰山門人姜至之是先生姜氏門人也

詹事泉景迂先生說之 別爲景迂學案

通議家學

知州莫先生表深 別見安定學案

樂圃門人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安逸門人 泰山三傳

主簿馮先生正符 父堯民

馮正符字信道遂寧人其父堯民字希元蜀中老儒也先生從何羣學三上禮部不第以經學教授梓遂閒閉戶十年于諸經多解說而最著名者春秋得法忘例三十卷熙寧中太守何郯上之久而不報意以爲荆公不喜春秋故見絀已而中丞鄧綰薦之得召試舍人院賜同進士出身荆公亦待之厚授晉原主簿先生春秋務通經旨不事浮辭其辯杜氏三體五例何氏三科九旨之穿鑿怪妄最爲詳悉鄧綰責守虢略先生與陳亭甫皆坐附會罷李巽巖辯之曰信道之學得之安逸處士何羣安逸學甚高國史有傳信道之師友淵源如此則謂其附會進取者或以好惡言之耳且荆公廢春秋而信道之學顧于春秋特詳鄧綰巖事荆公者也而能以是書言于朝初不曰宰相所不喜也此亦可見當時風俗猶醇厚士各行其志不以利祿故輕作而鄧綰亦加于人一等矣然則信道要當與安逸牽連書國史而鄧綰者偶相知而適相累者也信道無子孫其書爲估人擅易其姓名屬諸李陶字唐父者唐父學于温公最賢而通經然是書則非其所論也不知者安託之耳予觀于巽巖之言而惜先生之書之不傳又歎宋史竟不能牽連書之安逸傳後今著之學案中使得祖徠而宗泰山以見安逸之學蓋有傳者

巽巖其可以無憾矣補

提刑門人

主簿鄭揚庭史別見王張諸儒學案

忠肅家學

朝奉劉學易先生跂

劉跂字斯立東平人忠肅長子與其弟蹈同登元豐二年進士第官朝奉郎紹聖間從忠肅于謫所徽宗立詔反忠肅家屬用先生請忠肅得歸葬先生又訴文及甫之誣遂貶及甫等先生能爲文章遭黨事爲官抑落家居避禍以壽終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學易集二十卷見直齋書錄解題晁景迂爲先生墓誌稱其晚作學易堂鄉人稱爲學易先生其集名蓋取諸此景迂又稱先生爲孫明復石守道之徒大東萊呂氏詩話謂其初登科就亳州見劉放所稱引皆所未知始有意讀書後與孫明復石守道相埒云

奉議劉先生蹈

劉蹈斯立弟皆莘老子以文學知名自處約甚人不知其爲宰相子也

梓材謹案此從紫微童蒙訓移入爲傳又案先生爲忠肅次子官奉議郎其卒也忠肅爲文祭之稱其孝于父母善于弟兄行己應物一以至誠橫逆不校憂樂不驚云

宣教劉先生長福

劉長福學易之子而鄴林向侍郎之壻也嘗官右宣教郎子葡參胡五峯集

梓材謹案先生子子卿明本釋言朱漢上云其學宗程氏先大夫受其易學是先生爲漢上門人而非終于宣教者矣

知軍劉先生荀別見元城學案

提刑劉順宰先生茂別見衡麓學案

泰山續傳

進士李先生世弼

李世弼須城人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宗旨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售推恩授彭城簿復求試一夕夢在李彥楊下閱計偕士無其人乃更名曰彥父子同赴試其子果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二人而先生第三甲第三人父子褒貶各異而先生遂不復仕從黃氏補本錄入

李氏家學

尚書李先生祁

李祁字士都世弼之子釋褐授孟州溫縣丞蒙古兵下河南奉親還鄉里行臺嚴實辟授都事遷經歷親老求罷不許尋以父憂去杜門教授一時名士李謙馬紹吳衍輩皆出其門世祖伐宋次濮州聞先生名召見問治國用兵之要先生論治國則以用賢立法務本清源爲對論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爲對深見嘉納及卽位召至開平訪以國事先生知無不言時徵需煩重行省科徵稅賦雖逋戶不貸先生移書時相云止驗見戶應輸猶或不遽復令包補逃故必致艱難省府從其言得蠲逋戶賦中統二年春內難平先生上表賀因進諷諫帝稱善久之嘗燕處望見先生輒斂容曰李秀才至矣特授翰林侍講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先生條十二事劃除宿弊至元二

年罷官家居五年起爲吏禮二部尚書旋請老歸丞相安童奏徵之不赴八年起山東山西道按察使旋致仕卒年八十七所著有春秋左氏遺意孟子權衡遺說等書同上

梓材謹案以上二傳黃氏補本本合爲一傳列李張諸儒學案今以其宗泰山之學附入于此

尙書門人

集賢李野齋先生謙

李謙字受益鄆之東阿人始就學日記數千言作賦有聲爲東平府教授時教授無俸向斂儒戶銀備東脩先生辭曰家幸非甚貧者可聚貨以自殖乎翰林學士王磐以其名聞世祖召爲應奉翰林文字遷左諭德侍裕宗于東宮陳十事曰正心睦親崇儉幾諫戢兵親賢尙文定律正名革弊裕宗崩又命傅成宗

于潛邸所至以先生自隨轉侍讀學士世祖嘗賜坐便殿飲羣臣酒曰聞卿不飲能爲朕強飲乎賜蒲萄酒一巵曰此極易醉人恐汝不勝卽令三近侍扶之出以足疾辭歸東平成宗卽位召至上都陞學士還家又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一乞致仕仁宗卽位召至行在疏言九事帝嘉納遷集賢殿大學士歸卒于家先生文章醇厚有古風不尙浮巧學者宗之號野齋先生有野齋文集行世參史傳

右丞馬先生紹附師張播

馬紹字子卿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復遊李士都之門嘗知單州民刻石頌德累官中書左丞有言事者平章事欲罪之先生曰國家導人使言今罪之豈不與詔書戾乎乃止執政數年時

稱其賢仕終河南行省右丞有詩文數百篇參姓譜

吳衍

吳先生衍

宋元學案卷二終